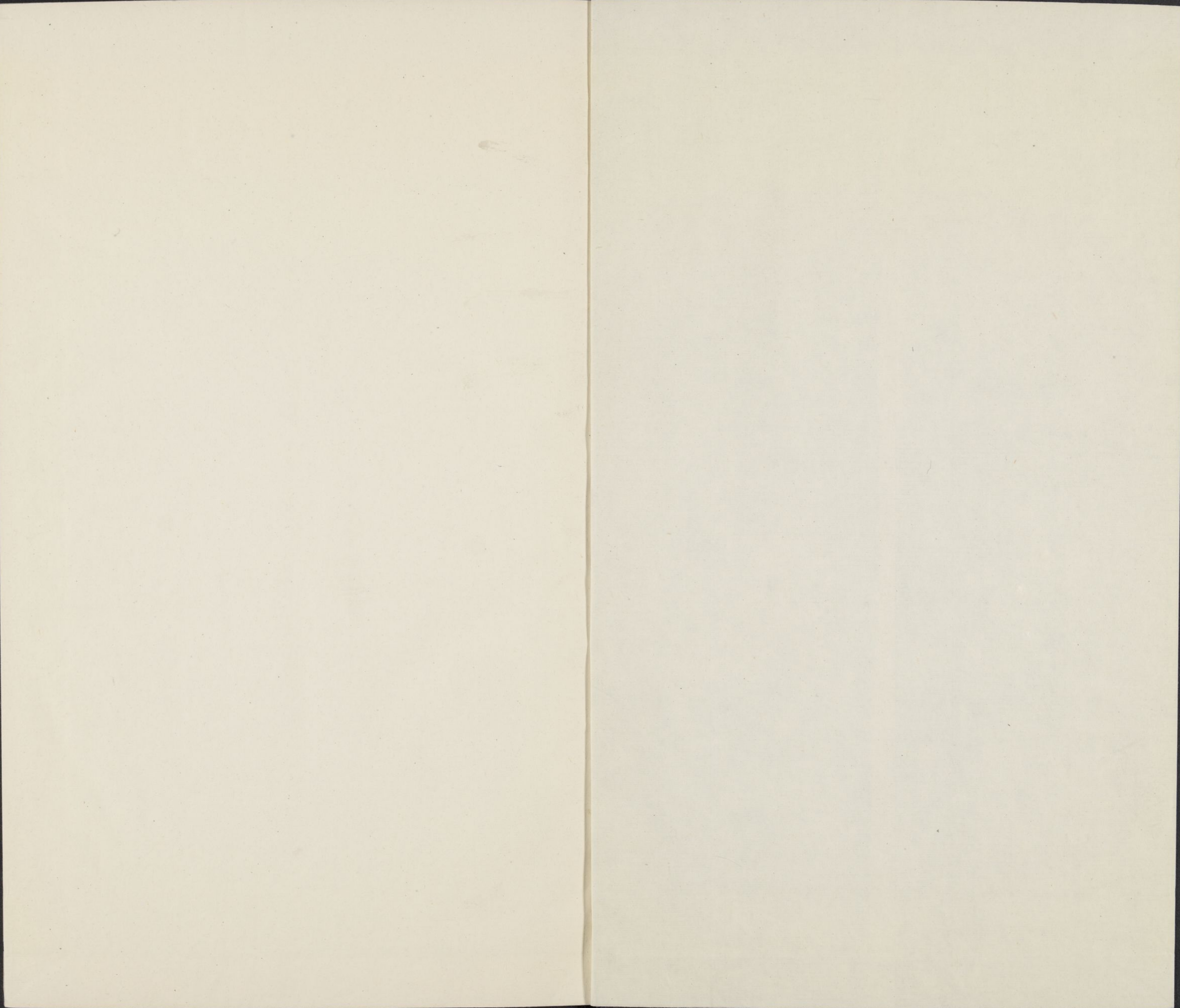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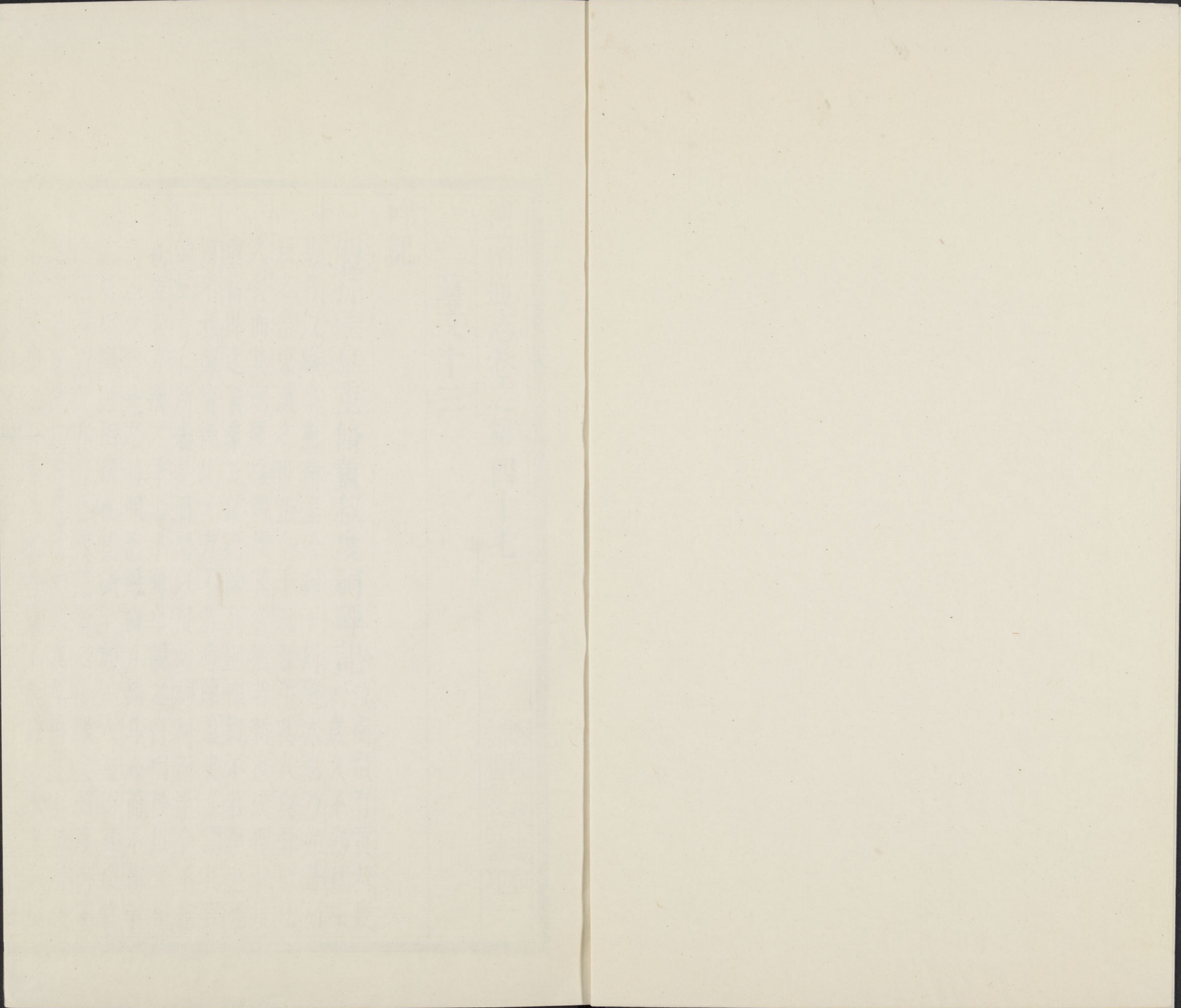


T 3143 / 3242.20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七

藝文十三

碑記

明孫繼臯重脩黃叔度祠碑記

汝南故有黃叔度祠歲久不飭且壞

某君以職事薦蘋藻於祠下周覽太息乃始葺而新之蓋東漢之世距今千三百年其人與骨朽已久矣而其祠輒壞輒理其名猶若新也夫俾叔度與當世之賢豪比跡而論列則慷慨不若李范死國不若陳竇流化一方不若荀陳蓋史亦謂其言論風旨亡所表見而胡以沒而祠祠而至今不絕也嗟夫方漢之季士爭驚卓詭之行相矜以聲相高以死當是之時服桁楊齒刀鋸其心而不悔者蓋肩相摩踵相接也其禍至於正人盡而社稷從之識者以此亦咨咨嘆諸賢之少激矣叔度何不足為蕃為武為膺為滂顧以為捐吾生亡棟於天下而又趨之吾弗忍也吾既不能以一木支大廈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河南通志

藝文十三

一

之顛而又沾沾百里以為惠使天下猶得而窺其  
 淺深若太丘朗陵者吾又弗為也所謂賸然其處  
 順淵乎其似道者真知叔度哉後世淺中之夫以  
 為叔度名跡隱晦此特善自匿者嗟夫荀季和之  
 賢也郭林宗之鑒也戴良之高才也蕃舉之盛名  
 也咸匪樂自損而妄譽人者而靡不退然深服遠  
 去鄙吝叔度之長豈真善自匿也乎哉假令叔度  
 遭時得志其建豎必在當時諸賢之上何者善藏  
 者必善用倏而變屈倏而龍躍自千載之下陰度  
 之其辨此也必矣惟其實能辨之而言論風旨又  
 一無所見此真善處濁世者迺叔度所以賢也雖  
 然叔度并其當時之名與跡欲晦之而後之人乃  
 區區尸而祝焉豈叔度之情乎蓋各以濁世晦者  
 必以清時顯古之翳迹巖藪而垂聲來禩者非一  
 地則叔度之久而獲祠於其鄉也固顯晦之理也  
 哉且使後之人游於其祠而彛攷其人緣其人以  
 求其意度其有風乎則某君之為是舉也  
 知政本矣余故記之以詔來者俾永勿壞

唐元紫芝先生祠碑記

夫人人生者治亂之始也天  
 地者人生之始也太古者

趙南星

天地之始也混成者太古之始也世長若太古之  
 時則道存人長若未形之時則德貞試語其象無  
 思慮無設儲不羨堯禹不悅仁義溷溷焉而至清  
 墨墨焉而至明于于焉而至貞之人也之德也形  
 為贅生為誓太塊為玩矧區區聲色臭味簪紱田  
 舍妾御之奉乎哉彼尚不知其可遠然此又其象  
 也可以觀精吾未見其人近代有紫芝先生焉先  
 生貌不飾儀進不期顯居不為家交不斥愚以什  
 為隱以身為寄以山水為娛世之人高其行不知  
 其非矯也樂其彛不知其所含也故就羈之盜可  
 解而遊為約而不相詐帝者之崇欲以聲伎自娛  
 一位賤尚藁之小臣挂之不怒乃振其德心此所  
 謂入火不熱入水不濡者邪假令先生邁淳耀之  
 代作師九五疑神吐蘇必能豐百穀而養萬物即  
 其獮者純白介石之行亦足植表人倫章好滴俗  
 遭時道喪困于下位竟其肥遯使不知者以為病  
 于迂惜哉先生之墓在陸渾山下萬曆間李于田  
 氏為嵩縣令于墓前建祠祀先生屬記于趙子趙  
 子曰古有稱貞人者若先生者非乎其精不搖其  
 神不撓此玄玄之道而久視之術也乃有墓何吾

聞皇帝鼎成龍迎去亦有墓蓋示民終實解體云  
 陸渾近高山固仙者窟宅第非其人不可見于田天  
 骨瑰奇文采神異非塵壒中物昔蓋公見曹參言  
 治道漢九州以寧于田之設虛室聚精禋就陸渾  
 山先生平時所目佳勝殆有意乎殆有意乎余乃  
 為歌祀先生因以招之其詞曰君胡為兮山中紛  
 草樹兮葱蘢靈妃俱兮鼓瑟與王喬兮相從驂旬  
 始兮駕青螭吸沆瀣兮芋五芝伴鸞鷲兮通誠君  
 不行兮勞思風瀏瀏兮白雲舉悵吾望兮繼以雨  
 蘭房兮桂室荷之蓋兮荃之壁娉情固兮無九門  
 中悔遁兮何咫尺雲霞兮蒸蒸芳草兮  
 叢生望夫君兮不來聊逍遙兮采蠶  
**耿裕盧氏**  
**縣儒學碑記**  
 學校治之本也我太祖高皇帝於建  
 國之初即命天下郡縣皆立學列聖  
 相承益隆文教故今天下無地無學具官於是者  
 苟稍通詩書知大體罔弗以興學為念况自學校  
 出而世所謂賢者乎盧氏縣固有學明倫堂僻在  
 廟後廟之左諸生之廬舍在焉而文昌祠及庫庖  
 庖溷則在堂之右成化庚寅沈侯以監察御史調  
 知縣事謂規制不倫敝且日甚不足以興風教成

人材乃謀於僚佐遷祠庫等屋於隙地而併新所  
 易民居撤而充拓之得巨基焉于其上構堂凡五  
 楹東西為兩齋聯以號房各十楹堂北為會饌之  
 室夾以庖湍堂之南為儀門其前則通衢也於是  
 左廟右學規制翼翼士咸相與賀曰奠方定位稱  
 厥所宜侯嘉惠我後學之心至矣未幾侯即世而  
 崔侯實繼其任又以其所未備者為心丙申廣學  
 門為三楹增廬舍十有六復加修葺百度惟新學  
 於是蓋甚備矣然則二侯其殆所謂賢者乎頃予  
 省祭歸教諭周君瑄訓導魏君濟劉君賢率諸生  
 揖而進曰兩侯之績偉矣執事幸紀其成于石庶  
 來世有徵而游歌于斯者亦知所勉也予邑人也  
 不敢辭乃為之言曰為政之道莫先於長風教育  
 人材也然或因仍苟且則不足以歆動向業者之  
 心豈不辜朝廷養賢圖治之意哉沈侯卜吉相度  
 更置有方崔侯又能增而修葺之韓子有云莫為  
 於前雖美弗彰莫為於後雖盛弗傳兩侯之謂也  
 非賢而能之乎雖然興學有司事也爾諸君居此  
 高明亢爽之地豈徒快心目怡神志而已哉蓋必  
 即事事而為其所當為者則善矣當為者何三緇

五常之道是也是道載在六經昭如日星學者當  
究觀體驗以明諸心以見于行推而至於威儀文  
辭舉無愆忒則材成矣自茲舉于鄉貢於王廷上  
可以備公卿大夫之選次可以備百執事之用隨  
所任使而盡心焉俾國家收養賢之效而賢者獲  
有用之名則一邑之人觀感歆嚮而父詔其子兄  
誨其弟舉欲如是而耻乎不及則風教日益淳美  
教化興賢才盛豈惟不負聖天子作養致治之意  
而兩侯興葺之意亦庶幾其不負哉沈侯名源字  
澄之漳州人崔侯名俊字世英陽曲人文學行業  
相為伯仲故人亦

### 許論陝州儒學碑記

陝召公分治之地名

郡也舊有廟學規制宏敞祖宗文德之盛可以想  
見歲久頽敝廟之門廡傾欹黝昧廡舍盡鞠為園  
蔬陝之人士憂焉嘉靖間聖天子大興文治既以  
正先師之號尋復建敬一亭於學令下有司罔不  
順風載悅江津錢君舉遠教茲土念惟宮墻涼蕪  
無以仰副九重作新之意乃以狀白於巡按御史  
蔡公謂不可不重修既得請顧蒞事者率多遷代  
竟淹歲月歲丙申隴西閻公奉命來守陝公既以

廉勤明敏之業自勵翼矣陝之人亦欣然奔走政  
令之不暇乃始申舉其事而以吏目楊世傑董其  
役經址掄材鳩工任力綜理甚密門之腐朽者完  
而丹青之廡之傾漏者撤而葺新之廡之蕪沒者  
構而輪奐之始於四月癸巳而訖事於九月戊戌  
用無侈財工無遺美俎豆有嚴弦歌乃聞學之師  
生游而樂焉相與歌曰瞻彼宮墻既傾而成之聆  
彼弦誦既息而鳴之孰為作之太守之遺孰其法  
之太守是師羣材初初允迪在茲以薪以禔邦家  
之基我歌於達道人聽之天王聖明恩光遠而於  
是錢君偕訓導柳君楷徐君秀率其徒凡百人因  
請刻石表諸廟門之下夫文翁興學蜀化乃行范  
甯崇儒彌光晉業此皆照耀史冊流譽無窮者也  
顧茲建立克弘敬敷之功有俾文明之治可無紀  
述以示將來爰具始末勒之貞珉用比其棠之義  
文質事核後世或足徵矣閻公名俸字允廉太保  
公仲子盛德宏

### 陳繼儒漢太尉陳公廟碑記

汝南有先

賢曰陳仲舉漢太尉也仲舉產于蔡未有祠祠太  
尉者吾友新蔡令潘昭度始昭度之言曰陳太尉

扶忠賢之轂滌腐餘之腥計延炎鼎而不免于難  
 每讀史悵焉心悲今幸宦茲土為考室祀焉陳子  
 其為我記陳子嘆曰甚矣潘大夫治蔡之整暇也  
 今天下叢祀野廟襟出于山厓水取之間刑羊豕  
 斟酒漿土齋田鼓歲事鬼不絕而于先賢故老未  
 聞庀一楹享一升者鄉氓不足責責在守土吏而  
 潘大夫治蔡有異政暇讀異書因以采風吊古而  
 有慕仲舉之風節也仲舉與竇武同心輔政徵用  
 海內名賢以清君側之惡而卒為曹節王甫輩矯  
 詔所殺涑水氏謂其捺脛蛇之頭踐虎狼之尾身  
 被淫刑禍及國家而余獨謂此天也非人也假若  
 天祚炎漢仲舉得行其志大滑橫璫豈敢與趙夫  
 人女尚書塗面濁亂天下朱穆不憤懣死劉瓚成  
 璿陽不獄死楊喬不絕食死巴肅不逮死范滂李  
 膺不拷掠死門生故吏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  
 者不廢禁徙竄死夫此諸賢者在朝為正人在天  
 為列星而一旦駢首對簿于獄吏之前屠剪族滅  
 于刑餘細人之手者何也此其間蓋有機焉陰符  
 經云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  
 發殺機陰陽反覆殺機者天地猶且懼之何況人

乎此機一動初發于仲舉竇后幽再發于何進天  
 子走而董卓曹操袁紹司馬懿之流皆闕然攘臂  
 起矣自此分為三國裂為六朝五百年間靡歲不  
 干戈靡歲不介胄擾攘乾坤沸同鼎鑊而殺機實  
 芽于桓靈之末蓋操懿諸奸輩業已早生人間如  
 伏薪之火曹節王甫特為揚灰聚薪而仲舉不幸  
 首觸其烈焰耳吾故謂此天也非人也嗟夫天下  
 有道當造化之生機賢者不躍則飛天下無道當  
 造化之殺機賢者不亢則戰申屠蟠袁閎潛龍也  
 孫岐張儉楊龍也仲舉之所遭亢龍也身荷桓靈  
 竇太后之知前為李固所表薦後為群賢所倚望  
 欲潛顛巧欲惕顛怯八十老人更欲何為而惜一  
 腔中玄黃之血戰哉語曰太直若屈余曰不屈乃  
 直又曰大剛則折余曰惟折乃剛等死耳殤死壽  
 死十日不汗亦死死者自漢以來如蚊蚋相似而  
 惟陳太尉則猶傳至今且有潘大夫割祠而俎豆  
 之者則太尉何常死也太尉被難後故人銍令朱  
 震聞而往哭收葬仲舉屍匿其子逸放其陵道中  
 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毒楚終不言逸得免逸  
 後與袁楷會于冀州刺史王芬座欲乘帝巡幸河



間劫諸常侍以報父讐志雖不遂孝子也震與逸皆宜配饗太尉而鑄曹節王甫像跽列于庭以著天下後世殺賢士大夫之榜樣則太尉亦可以長嘯于九原矣潘大夫其以為何如潘大夫各增絃字昭度浙之烏

**陳所蘊修開封府城樓碑記** 河南程人丙辰進士

治大梁大梁故宋建國地其城即宋內京城周可二十里而遙蓋藝祖仍周舊無所恢拓神宗朝始更而大之為四十里則今外土城云外城又傾圯僅存故址內城以甃石故獨完好萬雉雲連屹屹言言望若列帝壯都會也惟是敵樓闕如所從來久吏於茲土者後先得代去置不問未有議及創建者歲萬曆己亥臨川曾公以大中丞節鎮撫兩河建牙其地一日偕藩臬諸大夫行城四顧而嘆曰城以衛國樓以翼城匪直為觀美也緩急世時有敵壘在郊惟是守望為兢兢受兵登陴之士勢不能不踐更餐番休蓐食于是焉在且也晝堪終日暴雨宵堪竟夕蒙霜露乎風雨不時至能任其漂漉淋漓乎矢石之彈射將坦腹而受不一趨避乎不待敵人攻我我業已坐而自困矣即舍城

十里何為是當亟議早圖者顧安所得金錢為營度費于時方伯姚大夫進曰明公為一方計深遠不佞敢仰承不腆筦庫所積竒羨若而金計足充聚材鳩工用旦夕俟命毋徒為中奄攫取以歸尾間中丞以大喜過望謀於部使者東明崔公崔公良以為然即日命官董事不踰月告成矣嗟乎大梁地四衝東接齊魯南走芒碭淮泗西隣秦晉北抵韓趙南界蘄黃襄郢地勢平衍無重岡複嶺為界限四方有變禍未有不中於梁者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方今天下雖陸讐水慄無敢尋曠林之戈弄潢池之兵窺左足而先發者庶幾可幸無事顧自採金權稅之令下而四方小民莫必旦夕命迫而思動憤而思逞斯亦厝火積薪之日也一旦禍變勃發駭而圖之其能及乎齊侯伐魯圍成季孫叔孫帥師城郕春秋書之以志譏經國者不能先時修備敵人臨境而後議版築嗚呼晚矣茲樓之建所謂未雨而徹桑土未濟而懷衣裯者也始事于某年月日訖工于某年月日起麗景門直抵人和門而止凡若干楹費用官損後靡農妨驛睨相接累恩相望榱桷相仍丹堊相耀如翼如棘斯飛

斯葦樓既成大夫相與落之登樓四望太行嵩室居然在几案間大河湯湯僅如衣帶城之大觀於是乎備矣事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斯臺斯樓城若增而崇若埤而厚固先事伐群不逞之謀而預寢其匪茹窺伺之志異日者父老子弟攫城自守時計必追頌中丞方伯承賴不朽功當亦必以不佞之言為

**蕭良有重修比干廟碑記**  
余讀史至殷少師比干死事而惻然悲之也夫仁固有不必要以殺身成節固有不必要以殉生著者惟其心焉止耳必以殺身成仁殉生者節也若比干者可悲哉李氏子之說曰微子去之利而不貞比干諫而死貞而不利而蘓明允亦云儀秦者有其術無其心比干者有其心無其術甚哉其說之憖也此說行世乃有以私心疑干者曰微箕不均貴戚乎可以去則去可以奴則奴計不出此而輕以片言觸禍無益人國祇貽其主以殺直臣之名過矣惡是何言也是何言也此又與於偷生惜死為人臣而懷二心之甚者也夫臣同也而疏戚殊爵同也而委任殊時同也而彼此先後殊可執一校邪殷德且衰獨夫正稔情關休

成身繫安危當是時所恃者獨三子耳微而去以慮宗社箕而奴以置後功于不以此時極諫而安所慮且圖哉諫于職也亦于意也諫而死非干所知也及其怒出不測禍成剖心于以為吾得死所然猶覲夫天未厭殷紂或悔禍幡然而悟悟而改盖愆增美吾且含笑九泉一死庸傷乎即不然昌言論列慷慨就義庶幾哉有面目見六七君地下故夫比干之心所以異於人者非七竅之異異乎偷生異乎惜死異乎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古之時有貞而不利者伯宗是已有其心無其術者鬻拳是已有貽其君殺直臣之名者洩冶是已干若是班乎嗟嗟宇宙萬形斯湏磨滅所恃以蔽天壤貫日星愈久而彌章者獨此為子死孝為臣死忠一念耳比干以前仗節死義之士靡得而記云干而後彰彰較著若屈左徒死楚伍相國死吳岳將軍文丞相死宋于肅愍楊忠愍死昭代雖其遇闇遭諛抗疏任事不必同其心可以蔽天壤貫日星一也而余周覽寓內諸君子粉榆故里率有祠黝聖爽塏歲時瞻拜烈氣凜凜如生表義槩於九泉示芳規於百世而干墓在衛輝滏汲縣距縣署

廿里而近其廟貌獨荒頽不可目蓋自魏孝文肇之唐太宗新之我國家正統弘治嘉靖間再葺之今且百年毋乃世代遼遠未遑興廢守土之臣庸得辭其責乎萬曆四年太守潞安暴君取前後詞人文藝哀刻成編名曰精忠錄用意斯以勤矣後十年而太守紹興周君睹廟址嘆曰譬則世族然環堵蕭蕭不蔽風雨則何以文獻為而又會歲大稔道殣相望君又慨然思曰興營役以拯荒古之人非歟於是請於當道亟下令伐材木儲斲石充經費計備直民謹趨惟恐後是歲饑而不害夫干也不能以其言悟闇主而數千載之後猶能以其靈活瑣尾小民於萬一不亦愉快哉君子謂周君此舉可以觀政矣廟之中為殿為門為廊為齋堂者若干楹一撤而新之內外周垣以丈計者七百悉易土以石費取諸歲餘祭銀并捐助者經始於乙酉之春落成於丁亥之秋周君名思宸別號敬吾浙之餘姚世家舉隆慶辛未進士

**沈鯉歸德府**  
 餘各回事有勞者具在碑陰不具書

**學重修碑記**  
 歸德故宋也宋自昔以愚稱天下如所謂守株待兔襲石為王皆是也謂

為愚信哉即或有寓言無當事不盡核者意亦彷彿其近似為之名而信尚顯蒙與其人涇涇渾渾之狀亦大畧可睹也當時之愚而笑之也其病乎及讀列國史記則固為宋俗近古而多其有溫中篤厚君子者此又何以說也輓近以來人習巧慧尚紛華蓋有競而逐鹿也不聞守株待兔也有餘積銜珠也不聞燕石什襲也昔之涇涇渾渾溫中篤厚不可見而俗益寢窳不足觀矣我知之矣蓋道俗貴樸而忌雕貴白而忌染也彼有生而煌煌者上知也次致誠以求明次雖愚而不知其故而惟巧慧紛華者始雕而染焉而下矣乃世俗則因以為知沾沾也非君子所貴也君子不得其上也以其次不得其次也則與其知也寧愚愚雖不可以躋乎上知而抱樸守白不失其故猶然赤子矣嗚呼使人人可為赤子也其不一赫胥大庭之世而天下無事愚亦奚不可者而笑且病之故曰古之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多知允哉斯言是在人者風之矣風之自為士始矣祠部大夫鄒公之守吾宋也蓋雅識此意思一挽習俗之弊也而篤古以為諸士倡矣又睹學宮不

修也而鼎新以居士蓋曰士不見異物而遷焉則其業精專而士習可興俗化可幾而理矣懿哉乎鄒公諸所爲上知顛如此惟士亦何以承公此意哉夫新沐者彈冠新浴者振衣貴稱也然非以尋飾也蓋學宮敝則庀舊以爲新士習敝則反新而之舊其事同而其所繇殊路也諸君子誠有意彈冠振衣乎蓋上知無論其次則吾願復古之愚也不願有今之愚也不願有今之知也寧守株無獲也無競而得鹿也寧握石爲固也無飾積售欺也寧經經渾渾而蒙世姍笑無巧慧焚華而沾沾自喜也何以故則抱樸守白不失吾所爲赤子者也夫士而至于不失其所爲赤子則固於學也無獵譽於言也無卮詞於行也無飾貌於人無瓦合於利無攫取于患無計避而仕無速化其處也鶉居而藪食其出也則其政悶悶其民淳淳無所如而不愚人者而後誠可明俗亦可化久之且浸尋生知而隣之而向之經經渾渾者乃所繇遠道善俗之路也奚溫中篤厚云爾也故曰愚亦奚不可也而病且笑

### 呂維祺創修磚城碑記

吾邑小如黑子著面而在春秋

爲王城在漢爲東垣以形勝則漢關巋然紫氣拂鬱八陡橫其左都山拱其右青要荆紫諸峯列峙于後昔稱重地有由然哉地重而或輕之則亦執于地利不如人和之說夫地利之與人和交相重也昔顏魯公守平原增城浚隍人或迂之卒以恢復唐業爲八十郡先或曰方今天子一統無外安用一丸泥封函谷而王公設險易何諄諄耶吾邑爲洛上游城廣不越三里高不出三仞耳以土爲之市兒出入若通衢往時數有修葺葺輒圯民疲于奔命督修者且以爲奇貨可居也萬曆乙卯之秋製吾邑錦者爲王節王公公下車初仰視雉堞環觀睥睨即愀然曰嘻晉陽保障安在哉顧以歲之不易民生之不育未易卒舉也越三年稍稍告稔物力漸裕所節省捐俸凡若干可以卒城工之半遂慨然鳩工庀材陶磚鑿石身董其事寒暑不輟經始于四十六年四月迄今年秋功成北至超雲門東抵奎峯總計高二丈五尺長二百四十丈是役計費不貲皆公自捐省不煩公不累民公之惠于吾邑者侈矣予東遊方以量移啓事暫依子舍不敢問戶外事日惟坐斗園彈琴讀書嘗試登

高四望則山川之疑抱形勢之凌聳壯哉重地猶昔而孤城雄視萬堞爭高若相與錯映環合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昔季武子有嘉樹晉大夫韓宣子來聘譽之武子曰願封殖此樹以無忘其棠是城之成我公之其棠也我邑人願封殖此城以無忘公傳曰預備不虞軍之善政也而魯隱公之于邊吏亦曰慎守其土而備不虞公之微意蓋寓于此且公來蒞吾邑凡四春秋蝗十之四旱十之六公畢力撫之民不知歲惟時驛政疲累邑人重苦之富者貧貧者逃予與二三士紳議所以拯之而公力破旁撓之議以救此一方赤子且欣然欲發棠救饑停徵甦苦公于地利人和蓋兼之矣適予北發有日若邑弟子孟君化鯨張君君德劉君定國等皆沐君之德化也者公加意百姓而德化首及士故士皆感公之德化思所以效之也適與茲役會于是訪予徵記且曰公之于茲役也增修城守以明有備捐省俸金以明不貪不動民夫以明不擾一勞永逸以明節儉因荒營造以明救饑一舉而五善備子其一言記之以明邑人之思公比于周人之思召伯也因予戒裝不遑從事及

盟津阻東方克屬草起而視河嘆曰睹河洛而思禹功邑人之于公亦猶是也非獨此也且以勸後之尹吾邑者公諱鉉字君貫王節乃其別號是為江右之吉水人登丁酉賢書為政于茲邑凡所興革動有繩度尚氣節軫民苦其棠之遺茲不悉述

### 文翔鳳汝州文廟碑記

天地中神州之九九又中三川維玄扈歸崑虛之瀆為圖書之淵地維陽惟皇王之里其叶天太微地太室汝天息歸胎簪之瀆為雲山之輿地維陰惟京師之輔其叶天少微地少室肆汝維其匹風周南稱墳遵之以孔邇方河陵雅釋水稱瀆入之以旁出方江沱賦枚發稱海望之以景彞方冥間天婉十二經之內觀厥配腎重黎十二辰之野占厥分枵央注則禹績猷局之痕跡壁也光被則文化條枚之肆掬隰也惟皇於疆列刺大州鴈入率而九盼百四邑而立會爰有職方之館恒輶軒於竣極觀風之亭吸太遂於箕陰於是殿院李子至自左蒼梧經紫淵而南河蒞茲方州臨眺其望嵩之樓以垂覽廣成之苑謂巡使君曰飛嶽蓮而外方戴斗極而空峒紫羅深鑿龍之闕王湯溫華清

之煙夫非觀文作人之藪與其郁紛輪困之氣蓋  
慈鬱望其乾是可講堂當之已又喟然曰坐大成  
則光庭十月春揖長蘓則峨眉半軌秋儒宗之師  
流澤儼在而士矜之齒興甚楚谷蓋聖廟之幾全  
成之賸是時張縈連珠汁五綿於鶉火歸昌翾羽  
莒七聖於具茨而堯羊之危冠據虎臯而說易南  
州之學鐸滕肘膺力士翻西匿之車茲不足喻遂  
請廟營堂之趾而曰不湏邪許未易嚆九筵而接  
武則堂學奚殊矣圖揆中準百堵而邈上陶上梓  
容大容小士丁謀氏請出貲堂奉聖其前上處北  
考洛廣袤之曰願學騶孟所班三等百以歸命魯  
洙者也蓋熹廟癸亥造宗邦槩然左周右召之緬  
襟甲子再駟駐以代是用採議飭五材去則䟽以  
聞諸上又六年而巡使君楊公暨郡守林推此舉  
始議遷割俸緡百會尊人總秦制取道汝請益貲  
而襄公未幾會勤王入移鎮東垣未底觀成之績  
而修學士吳熊相等猶惓惓未已今天子錄舊起  
前御史田還左台銜憲中巡守至於崧高遂立問  
汝學改作狀再廓蒙而昭發之曰時哉天之假我  
期殿而志邪巡使君戴詢謀同以其守關繼之錢

績循楊君以兩劑之入鈞食梓圯坦其堂左堂雲  
而榮經展大成度以筵建芳馨而廡之度以幾置  
戟其闈門如宴鼎之扁三翼兩祠以宦以賢洋衆  
橫思樂其芹櫺聖者應門也如牛鼎之扁七五雉  
而坊經余之軌者表太和元氣其大道大德之表  
以巋劇驟之五其北經以各道表尊經以當策府  
圖壁又其北則鄴聖其門乘車之个五其敬一之  
亭以講堂其明倫以願學之堂其翼有三表日新  
崇德廣業掖以祭庫其門表道義以大易廟左陝  
之曲以枕參之魁北又曾其岑以文昌之將副教  
署學右有祠報功蓋特顯之以崇禮諸君子而廟  
學之副則三署厥有師李子曰厥來撓之棟不可  
他俱以爲臨汝書院集諸生其庚以入鈞之劑田  
諸生耜晦百以佐餼邢侍御以諸子功聖學擇言  
碑命文子千里之鎬文子舊汝維游尊天作聖杓  
諸生門人曰聖學兼形家之說將無駢文子曰其  
斷召誥來紹上帝服土中宮土圭正日求地中雒  
誥卜食瀝西閭東定中望景楚丘京人夫天地之  
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先王  
以建國制畿玄聖制作定世符人倫之祖文業方

所造命而其弗地奚三靈焉叶矣通天地而人之  
曰儒茲天地其人以兩楹之坐當地央辨方正位  
傲太紫審曲面執據坤靈省方設教觀文賓駢不  
駢遂史大麓之盤楊子各嗣昌武陵人李子名日  
宣吉水人吳子姓興化人楊子繩武陵人戴則  
東旻嚴陵人魏則公韓黃崗人郡守三林諱一桂  
莆田人關諱引之當塗人錢諱祚徵掖縣人邢子  
紹德雜人既鑄以俟求遂之詩拚安禮之士咸興  
詩天父聖師京萬之命帝天元子惟雄聖天一生  
日赤道中絕雄聖爽以飛五風其明地三生月合  
圭辟璋坤乙不肅雄聖蘓庚天十生星歷歷榆離  
離珠雄聖宅之極與樞地四生辰自嫩而婁聖御  
天符於四郵天五生火煙匪煙聖于燧之日車翻  
地六生水其神默契癸聖于查之正浮海天七生  
石骨魯城圍平圃吐緯經聖珠王而追金地八生  
生屯蒙廓有家聖為凱之毛榮華天九生人首盤  
翁茲時雄聖相高穹惟帝左右擘玄濛地十生物  
角龍參虎下抱子張鵬虛龜靈又施聖亦裝裝將  
降理嗟雄聖嗟雄聖萬天京地咸貞命梯皇咳地  
先行令辟如鸞輿駢深說鹵簿騶宦傳蹕境二百

七十六萬并十九之尾庚甲應筆管麒麟天割正  
坐奠楹間符噩寢天與四時為配聖飯子功高昌  
騶孟復青陽宗朱明述白藏逐玄冥醴泉王燭歲  
功成爰使十日化哲精騫牛九枚遞為丞端木著  
仲雍著維治象浹垂列歲陽七十二候五風直蚓  
結于顏麋解魯子石以降字世隱亦如鹿解蜩鳴  
半見半箋陽陰似統歸時聖贊取貞山三千救川  
源之山海之神鳥身蛇耳乘龍騎畢往從之泗整  
涓大荒內外多奇詭顓頊之孫帝俊子風雨挾十  
巫崑崙搏四鬼遞出為荀董六學有外史豐隆葬  
復蛻關維化良趾弟子如沙塵茫茫未有紀老庖  
曩聖勿其道胎於兩厥中以執此陰陽線中偕生  
成孔父表先天太極懸寄帝太極聖皇極辟如微  
北極日南極以亘天中以周四國我以太微太元  
之冒律天前五十五筭下無端十河九雒天先天  
八卦六爻天後天十八萬兆天一冒素王柄之惟  
所造緇黃襍拖宗不肖老屏梵麾天應笑西極尊  
天稟至教教文天游神衢眾下視汝墳垂一窵有  
事儲君**方大美遊梁祠碑記**觀風之命攬轡中原  
功旻明

大梁喟然歎曰此孟軻氏應惠王時之邦也庶幾哉仁義之風猶有存焉者乎然而未暇詳觀也乃先之衛睹淇水而興思曰洋洋乎此武公之髦而勤學詩人所為賦淇澳也今之衛其有以學問相切磨者乎而胡未之聞也于前儒得邵伯雍焉為之更飾其祠宇奕如也及之周南而遡灑澗之流曰洋洋乎周公之所卜而定都者禾黍之嗟久矣千載而下有程伯淳兄弟崛起以續孟氏之傳開道南之緒而今將安歸也無已于二先生祠加飾焉庶其有與乎之汝而思文王之化曰我樸之遺教固在何譽髦之寥也之蔡而憶蔡仲之命曰邁迹誠在我嗟乎謝良佐見其去一矜字焉今亡矣夫及之陳之宋則曰羲皇畫卦之跡遐哉邈矣後之言易者何紛紛也載考孔子絕糧伐木故處今儼然廟貌在焉豈不樹斯文之幟哉顧誰過而問之至受而巡歷所及車轍徧乎中原之境矣乃還而稅駕于大梁焉以語于藩臬諸大夫曰世降道微聖賢不作樸散淳澆久矣向予觀于四境猶會省也今觀于會省亦猶四境也彛門豪俠遺韻尚存而仁義之風益渺矣柰何挽而昭揭之諸大夫

起而應曰觀風設教唯先生職端軌齊物唯先生能僕輩第受成事已耳惟所命之予曰風俗之表倡在士人人士人之興起在教化語云立的以示之標射者期焉設鑪以鼓之鑄頑者化焉樹標莫如崇賢善鑄莫如敬業孟氏仁義之學士人之標也倘惠徽聖賢之靈群弟子而講習之鑪冶之中其有頑金乎為之柰何僉曰遊梁有祠以祀孟子其規制故隘可撤而新也其學舍未備可創而構也祠修則崇賢有儀館備則敬業有所崇賢以示之標敬業以鼓之鑄不亦可乎予曰善哉乃捐貲三百餘金檄有司鳩工而葺之中為殿六楹祀孟夫子其上以萬章公孫丑諸弟子配前為門題曰仁義之門又前為門曰遊梁祠仍其舊也殿之北建講堂六楹扁曰性善其東西各列號舍十八間以斯處諸生亦既脩矣然供儀之費無從出也于是諸大夫各捐贖羨買地若干頃坐落祥符之某鄉歲收租銀若干貯之理問所支給聽之守道循環報之本院著為令甲至若督率必簡師儒教育務得英士學術一尊孔孟諸大夫均有師帥之寄不得誘焉吁嗟乎首善之地在省會教化之任在



官司學問之宗在聖賢性善仁義之說固孟氏所以願學孔子而繼伏羲周文之統者也士患舍此弗學耳誠學焉如衛武切磨之功耄而靡勸如兩程子之先識仁以誠敬存之殫上蔡切問近思之力究康節內聖外王之學濟濟彬彬入表率乎鄉里出以楨幹乎邦家俾後之觀風者曰中原古聖神之舉區今猶昔也倚歟休哉予于諸大夫今日作爲此祠記是役也首其事者不佞大美贊其成者方伯易君登瀛袁君奎憲長蔡君逢時大叅徐君即登朱君思明憲副何君大化梅君守和憲僉延君論泊開封府太守馮君盛明董之者郡倅未勒而知事薛國俊效奔

**李維楨信陵君祠碑記** 太史走也例得並書云

吾過大梁之墟求聞其所謂彛門彛門者城之東門也今志稱彛山亦名彛門也在府城安遠門內則北門矣獨稱信陵君墓在城東楊州門耳余宦大梁二年徘徊二門間莫得其處夫侯生非信陵何以聲施後世迺今俱沒沒也更讀志則濟源之軹鎮有聶政廟汝寧之西城有荆軻廟兩人皆以

俠血食而信陵顧缺焉漢高帝英主也其過而以太牢祀者惟孔子與信陵詎無謂哉魏人尸祝俎豆者何限信陵何以無半菽之奉乎于是相地得上方寺之右方實在東北門間度生時車騎所嘗經涉迺爲之祠祠與寺通俾僧領祠事無煩有司庶幾不以費廢餼羊又虞夫役之人不察猥以爲荆軻聶政之俠同類而其訾之也稍擴其行事而識所以創祠之意曰信陵君蓋戰國之才臣也以客掩也蓋魏之忠臣也以俠掩也請以三君喻春申始而強楚繼而賊楚棘門之誅孽自己作蓋嘗既相齊泯矣去而之魏合四國兵以破齊死其君於莒身得無爲戮幸耳彼夫曳珠履而居代舍者余不知何人要之皆亂賊之黨也平原存士如毛遂毛公薛公者而不能用以失計馮亭以挑秦禍幾喪趙國之半賴信陵而得比于人數因人成事寧獨十九人取譏哉信陵雖多客實無藉客何以明其然也邯鄲之圍秦日無趙矣信陵竊符以有魏師而其人皆畏秦者也又縱其父兄若獨子歸者二萬人卒以偏師拒秦秦不敢入秦乘信陵出而代魏日無魏矣信陵以使致五國之師而其人又

皆敗衄之遺也國異兵兵異師驟而合之大破秦軍於外走蒙騫逐北至函谷關而不敢出舉數十萬不相習之衆一旦得其力爲己死此非客之能也其勸魏無親秦料秦必滅六國乃休壹壹萬言審天下之大勢深切著明可謂絕世之笑客有及此者乎藉令魏王早因其計糾合楚趙以助韓則韓不至失上黨趙不至敗長平六國何遽折而入于秦乎故曰信陵才臣也以客掩也以魏救趙而魏重以五國爲魏却秦而魏安去魏而魏受秦兵還魏而秦用間罷將而魏輕身沒而魏隨亡魏王畏之怒之再以毀廢而不懟故曰信陵忠臣也以俠掩也然則何以竊符符不竊則魏師不出魏師不出則趙必亡趙亡則魏從其後身數請王賓客辯士說王萬端而不聽也將坐視魏亡乎全其身以善其君古之人行之然則趙全之後何以不即歸魏魏王之忌信陵自其能探趙陰事始矣早歸而逢其怒必以矯令誅即無誅而秦間早行信陵必不將誰可以當秦者秦不伐魏魏王必無迎信陵伐魏不急魏王亦必無迎信陵秦益急魏魏益急信陵急而後任專任專而後得畢其長是忠之

術也若是非要君乎然秦兵却而未聞魏賞有加也何要之有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獨與客留趙自言罪過以負于魏至令趙之君臣口不忍言五城彼固知信陵真不負魏也非聲音笑貌可假借也是忠之符也然則何以飲醇酒近婦人而死操上將軍之印諸侯將皆屬何有於魏取臥內之兵符如探囊何有於王而終身北面不失臣節卒無以解王之疑是故溺酒色以自汙也信陵而愚人也則可信陵而非愚人豈不虞酒色之足以死哉秦間行而魏將代魏之必入秦以自計耳不欲生爲秦鹵有託而逃是忠之隱也太史公傳其完趙時有自功之色客進說曰物有不可忘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斯可諒信陵之人不忘忠魏矣揆事設策能成信陵之忠而有功者莫若侯嬴朱亥與毛薛兩公克君不可忘之義並祀亥嬴其不及毛薛者非魏產也祠成而中丞吳公聞之謂之舉也於祭法合以酌金來助則刑牲醴酒借

邑令蕭重望奉祠入祀而為騷一章授工歌之曰  
 河流兮不返葵門兮為匿思公子兮日晚云車駕  
 兮旆建紛從騎兮婉婉右朱亥兮左侯生闕如虎  
 今軍聲敵王愾兮秦嬴完邯鄲兮金城封函谷兮  
 無人行王安坐兮大梁呼萬歲兮傳觴功不賞兮  
 中流謗瞻王庭兮無良哀莫哀兮國將亡國亡兮  
 身膏靡為秦俘兮孰與魏公子憂生兮冒以樂死  
 飲酒兮御女疇知我兮良苦西方兮不可以處雖  
 五國兮非吾與作新宮兮故土坎坎  
 兮擊鼓蹲蹲兮綴舞鬼歸來兮栩栩  
**蔡毅中產麟**  
**碑記** 今上脩黃虞之業十有三年天地順四時當  
 萬物服體而五穀昌股肱百司濟濟相讓于  
 時東西南北欵塞賓服天子聖神光昭令德衡統  
 絃縈而天下太和蓋比之隆古矣豫土當天地之  
 中浮光當豫上游帶淮襟汝而人民才賢甲于兩  
 河癸未牛君奉命來令茲土越三年政善時和庶  
 徵維序有麟產于郊廛身躡馬尾牛而標甲麟森  
 信如昌黎所謂麟者是時林木震動雷雨交作火  
 光燭天觀者如堵事聞于邑令君下簿王驗覆之  
 王固世臣子能昌大其事奉而獻之孔子廟廷徧

驗諸卿大夫長老家遂告諸神而剝之囊以香草  
 光灼灼動麟甲間乃瘞其骨于邑北三里許畫圖  
 以傳欲以聞之當道令君曰無足異毋以聞也亡  
 何內臣有自河內還者以圖進中旨責部使諸臣  
 無以聞者令君乃疏曰國家以民和年豐為瑞麟  
 未足為異也于是部使以令君疏聞會太宗伯如  
 令君疏元輔兩臺亦如宗伯疏上始曰俞知無足  
 異姑以不常見者欲一見之取其鞞進諸皇太后  
 徧視宮闈而畱藏之內府方命下時令君卜日捧  
 麟覆以黃幕盛以雲纘令君齋宿送之部使御史  
 大夫亦齋宿送之宣武將軍暨一王而下百千萬  
 人無不送之藝門之外凡十日抵京師所過驛傳  
 無不焚香送之吁麟之遇顧不奇哉彼其產于牛  
 生于民家似細事已耳而昌聞于天子御搔其甲  
 而拭其首藏于內府為世靈異史且載之薄海內  
 外之屬無不曰中國有聖人而麟生焉吁麟為國  
 家增重也顧不大歟然天之仁愛人君也不特日  
 月薄蝕水旱饑祿螽蟊已也凡事屬異見而物無  
 常有者皆有意焉今天子日與二三元老百辟卿  
 士靡不和寧共成雍熙之化麟生而令君曰無足

異元老諸臣曰無足異天子亦曰無足異上下競業勤修不貴異物如此詎非大順之實哉若以輿圖無外異類咸賓八方款塞而曰順之至也麟足兆矣則自三代而下鳳凰麒麟間亦有之彼不與我事我亦不與彼事此令君聖天子元老諸臣所謂無足異者也雖然傳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則斯麟也寧豈非我國家億萬年太平之徵哉令君屬不佞爲之記而勒碑焉不佞無能異其說而漫談也令君諱應元關中涇陽人少神異令光有異政則麟產于郊此又一徵矣

**馬之騏瀛海張公墾田德政碑記**  
嘗攷有周開國根本將富庶于是乎興禮義于是乎敦伍旅卒兩于是乎寓要首重之故茨梁京坻之歌遍起郊圻樂樂利利之風蒸民永賴洵哉百代良法所以遵守勿替者乎輓近桑田無戴星之駕田畯虛勸課之職卽巡方督屯使者歲飛檄郡邑嚴覈實政期臻裕國足民之效無柰親民者溺于積習率徂上人之求爲故事安于疏惰又以履畝之務爲煩劬第憑赫蹠申覆僅同道旁築舍公私兩困又何怪

焉我必侯張公具大學識爲真經濟厥蒞泌也魯未及期百度聿新四民口碑噴噴有言語文字所未易敷宣者獨其開墾荒田一事瘠已厚民勞已逸民有人所深憚而不敢爲者乃其所不避風雨拮据而力致成功者乎泌僻處山隈地多壅沙積石不堪播種卽所餘平原曠野襍糞之夫于耕鮮資半爲榛莽荆棘之區甚有田汚萊而租稅猶存者嗟嗟小民叩閭天遠代控無人重以三方交訐額外加征十室九空流亡載道良亦苦矣公乃惻然動念曰民脂盡矣漏卮益極吾儒讀節用愛人之書肩父母斯民之任倘或秦越視之寧獨負吾君且負吾學食租衣稅自便身圖亦何顏居蒼赤之上耶况地本生物養人君子小人咸利賴焉茲者國無積貯民乏蓋藏則以有欲耕之民無佐耕之需耳特倣漢循吏龔渤海君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故事惟是減儀從却輿隸單騎遍歷林墟進父老子弟虛懷詢咨詳審地方利病指示保甲方畧蠹者剔利者興隨備查各鄉荒蕪舊載課額而拋棄者與夫實堪畚鍤而曾未及開墾者共勘確得地三百餘頃公曰地可耕矣若牛楨亡設耕耨無

籍猶石田也輒自行節儉捐俸百金照市位買孳牛百隻各取里老其結關給開墾之民有田有牛則力耕不患無資矣一時編戶歡聲雷動無不焚額彼蒼願公立晉三台者自是而逢年乎則熙熙穰穰足追樂利之休風即非大有則計所收入亦足糊力耕者之口爲于耜舉趾之助焉况孳牛之利積十年可獲千犢生生不息殆難窮詰此豈非利民之實政富國之鴻圖乎摠之公家視國子視民真儒實效其得於周人利本之意良深奚啻魏美漢代循良已也公猶念官爲傳舍良法美政經歷歲時未有不爲猾胥奸民之所侵渙者即具文申呈撫按監司各存卷案歲經查覆庶幾一日百年無可磨滅公之爲慮深矣茂以加矣蓋慈父之爲子孫計也爲之田園矣爲之堂構矣而且明券約正界限以垂累葉不拔之策茲公之所以爲泌民計不拔者又何殊慈父之惓惓于子弟者耶公之惠利洵不可無石以紀者謹因泌民之請爲摭其實以道之若夫久道之化掀揭大業行且名與天壤久而澤流寰宇間矣今茲之政僅威鳳之一羽云公河間之景州人諱爾見號念東乙卯科鄉

進士袁應泰廣濟河申詳條款碑記

懷慶府河內縣爲興水利定經

制以垂永久事照得本縣前因地方歲苦亢旱幸遇院司道府嘉惠窮民興利明文不啻三令而五申之本縣仰體至意申蒙詳允開鑿廣濟渠一道業已竣事告成矣但規畫久而易湮人情習而滋玩欲圖永遠之利宜詳經制之方二載以來熟觀水勢深維弊源是用不揆愚昧條列事宜如左伏候詳允勒之於石永爲遵守等因申蒙本府詳批據詳具見詳謨遠慮宜勤諸貞石以垂永久又蒙分守河北道右叅政蔡詳批該縣開河廣濟惠民無窮據議條款悉如議行仍勒石以垂永久又蒙分守河北道殷詳批該縣爲地方圖永利悉心計畫無遺慮矣自宜勒石遵守又蒙管河道右叅政朱詳批河工告成據議條款宜勒石以垂永久不許官民諸色人等擅興異議致毀成功又蒙河南布政司姚詳批開渠引水其利已不可勝言而故事制曲方條分縷晰如是誠不朽之偉績也如議脩勒之石以便永行又蒙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魯詳批條款陸欵鑿鑿有裨河務俱如議行仍勒

石以垂永久又蒙巡按御史楊詳批分守河北道查報本道隨行本府覆查各款緣由申道覆查相同呈蒙本院詳批覆議各款悉當准行繳蒙此批道劄付帖仰本縣官吏照帖脩奉劄付批詳內事理即將款開事宜一一查照施行等因蒙此案查先該本縣申報開渠緣由蒙本府署印推官趙詳看得廣濟一渠本官慨然以導利爲已任躬親相視極力開鑿取透石洞况所費出於本官節省公費及自己獎勵等項銀兩于庫藏毫無所支百姓時或有助之者亦不過沿河利水之民願也急公非勢以迫之較之張益州鑿渠惠民始猶不免怨讟者似過之矣好謀卒以成謀利民實以利國卽令焦土變爲沃壤一勞永逸千百年賴之功亦偉矣哉轉呈分巡帶管分守道僉事殷覆看得廣濟一渠知縣袁應泰履其地相視原隰查有不嶺可灌漑之利業經申請動支倉穀委官督理開鑿該縣仍躬督調畫今工告成雖所費銀穀逾於原估之數然皆本官節省雜支公費并獎勵柴薪等銀殊于庫藏毫無支費此渠一開不惟懷民百世永

利實在于斯而目前救荒之策莫過是矣轉報河撫按三院蒙巡按御史袁詳批該縣開百世之利從此河內可稱富矣候會議優叙其管功効勞人役冠帶門扁如議給賞繳蒙巡撫都御史曾詳批中州水利最爲喫緊祇緣有司秦越民瘼輒以弁髦棄之可慨也知縣袁應泰志銳先勞親調度鑿山開洞因洞爲閘部署規畫一一中窾本院展閱圖說益知良工心獨苦矣且不費帑藏不擾里甲十閱月而工成可灌田伍千頃餘卽濟孟温武均利其利豈直河內百世賴之已哉仰道行令該縣查動官銀十二兩先行優獎仍候另叙其効勞各役如議分別准給冠帶門扁以示獎勵餘照行繳蒙總理河道工部尚書劉詳批沁水清冽宜人夏秋水發又洶湧可畏知縣袁應泰鑿山開渠引水灌田爲覃懷興百世之利可與鄭國比美准動河道銀十兩折充花幣封送本官見本部院優禮之意縣丞趙宗鼎唐時雍各獎勵銀三兩公直甄周南等八名各賞銀一兩仍給冠帶榮身馬淳等十七名各賞銀伍錢仍給門扁示旌守巡兩道督率有功另行叙錄蒙此依蒙詳遵行間今蒙前因合

將後開經制事宜勒之於石以便永久遵守施行  
計開一明河基以防侵占竊照本河自太行山鑿  
洞引水經濟源孟縣河內温武陟達於黃河延袤  
一百五十里濶八尺俱係除糧官地又價買濟源  
民田開減水河一道以防泛溢衝決之患長一里  
零九十尺濶四尺亦係移官該縣除糧永為官地  
如隣河居民侵種兩岸湮沒舊制以盜決堤防治  
罪本府覆議得廣濟河渠既係除糧官地惟利其  
無糧則人多垂涎觀今日之成功防異時之侵界  
意念深矣允宜勒諸貞石以垂永久等因到道本  
道看得河渠既已開成河岸當防挖決若不嚴禁  
恐無知小民侵種年深日久混為民地今欲勒石  
明計其尺丈小民不得侵占誠永遠之計也一定  
渠堰以均利澤本河一渠共分二十四堰第一永  
益堰由官庄至休昌長三里第二永利堰第三常  
豐堰俱併入永益堰第四天富堰由許村長二里  
第五永福堰順入利人河第六廣福堰由許村官  
庄入豐稔河歸黃河一百二十里第七和豐堰由  
辛村高村長五里第八廣豐堰由東許村金塚至  
小營入黃河長一百二十里第九大豐堰由南尋

西李家橋曲構柿園土坯賈村至黃悶可減水入  
黃河長一百三十里沙崗有鄭府寄庄池七頃五  
十畝除本堰三分水一日第十一大平堰由武家  
作張家作至劉家庄長一十里第十二廣有堰由  
七里橋故事馬舖至古澗入沁河長二十五里第  
十三永濟堰由護城祝策彭城尚香鎮至蘓東宏  
福堰長七十里尚香西砌欄水閘減水入沁河第  
十四廣阜堰由南屯沙崗至辛王長一十里第十  
五新興堰由里村冷家庄賈村至北真長一十八  
里第十六廣隆堰由五王長二里第十七萬盈堰  
由分水石七里屯衛村至彭城長三十里第十八  
長濟堰由佳村玳珠庄高照至耿家庄入澇河歸  
黃河長六十九里第十九興隆堰由郭村王里李  
家庄至北張長一十八里第二十興福堰由彭城  
尚香鎮至劉家庄長一十里第二十一宏福堰由  
蘓王南徐澗至南張長一十五里第二十二萬億  
堰由西冷至東周長一十里第二十三大濟堰由  
北冷至杜家庄長八里第二十四永通堰由保封  
董宋趙庄至唐郭入黃河長四十里中間支渠之  
在各堰遍滿原隰不妨隨便開導惟此二十四大

堰較其遠近酌其盈縮民以稱均平矣此中如強  
有力者擅開一堰計日分水即減別堰之利若係  
上流尤宜嚴禁蓋勢可擁之以自利而下地遂至  
涓滴不需矣侵奪不均弊由于此本府覆議得河  
渠既開利澤自廣不有定數則豪強未免侵併據  
議較遠近酌盈縮計日分水週而復始誠公利杜  
爭之長策也等因到道本道看得河渠既有二十  
四堰若不立為定規則不免有不均之弊據酌其  
遠近度其多寡計日分水誠均平之法杜爭之謀  
也一泄餘水以免泛溢竊照本河水勢頗濇兼以  
秋雨驟集溝澮之水皆入于河不無齧堤之慮前  
于本河要害處所開減水河一道以泄之仍動本  
縣節剩公費銀建立石閘一座但水勢疾于建瓴  
兩岸易于衝塌宜用石砌兩幫以垂永久見有設  
立修理本河公田租穀每年一百二十石動支一  
年以供其費庶石堤完固蓄泄備而水利益永矣  
本府覆議得泄水河渠建立石閘為計周矣惟是  
伏秋水湧岸堤易塌既有本河公田租穀相應勘  
明量支修築如無衝決不得動支等因到道本道  
看得河水泛漲堤岸不可不固今議泄水去處捐

公費以建石閘動公租砌石幫費一年之穀為久  
遠之圖誠深謀遠慮者也一設閘夫以便防守竊  
照本河洞口及減水河口與分水去處俱有設立  
石閘以時啓閉惟閘夫是賴相應于石洞設二名  
減水河分水閘各一名每名工食銀七兩二錢查  
有本縣冗役吹手可裁二名青夫暨舖陳庫夫可  
各裁一名改給閘夫工食庶無加派之擾而興事  
用人兩為便宜本府覆議得石洞減水各洞口石  
閘勢必得人看守以司啓閉既經該縣查有吹手  
青夫舖陳庫夫可裁即以司啓閉既經該縣查有  
應准從等因到道本道看得河渠既設有閘開閉  
必當用人設立閘夫殊為允當應照所議一分水  
次以禁攙越竊照大旱之時民以水利為命乃強  
梁者肆為兼併而小民涓滴無望焉於是相樂而  
告高阜或疾視吞聲莫敢誰何相應編定水分自  
下而上挨次引灌除大月侵河水一日各堰不得  
呈討引灌外每月以二十九日為率每日百刻共  
計二千九百刻共夫四百六十二名每名分全河  
水六刻二分七厘七毫自第二十四堰而上至第  
八堰共夫四百六十二名半分全河水二十五日六



時每月兩輪每輪一十二日九時上輪自初一日  
 子時起至十三日申時止下輪自十五日午時起  
 至二十八日寅時止以十分計之萬盈等十一堰  
 四分二厘廣有等二堰二分八厘太平等四堰三  
 分爲一號自第七堰而上至第一堰共夫五十五  
 各半分全河水三日六時每月兩輪每十一日九  
 時上輪自十九日酉時起至十五日巳時止下輪  
 自二十八日卯時起至二十九日亥時止以十分  
 計之天富等三堰四分四厘永益等三堰五分六  
 厘爲一號各堰通融照夫輪灌仍令二千四堰各  
 建一閘一閘之中計百步總砌一陰洞引水入子  
 渠灌田俱各用鎖總管司之凡遇用水之時發鑰  
 開閘及陰洞依次放水攙越之弊不禁而自無矣  
 如仍前恃強攙越計畝罰穀俱入廣濟倉同公田  
 穀脩河之用本府覆議得利之所在人必爭焉  
 強凌弱衆暴寡勢必然也砌洞分水總管司鑰挨  
 久灌田用杜攙越違者罰穀如例良工心獨苦于  
 斯見矣相應准從等因到道本道看得開河原賴  
 衆工用水必需廣濟方爲均平今議編定水分每  
 一堰建一閘每百步砌一洞不許恃強攙越如有

狗情違禁許不得水之人赴縣稟官從公驗看連  
 坐罰穀修河誠均利之良法也一栽樹木以固堤  
 岸竊照各處河堤多植柳樹以其根株盤結可以  
 固堤而障水也相應于春初之時着令各隣本河  
 居民徧栽柳樹數年之後即成林不惟堤岸堅  
 固而林木不可勝用矣本府覆議得沿河樹柳根  
 可固堤材不勝用一舉而兩利焉惟栽植必於春  
 首稽覆責在河官如有根株盤結其捍水障堤之  
 功不細矣等因到道本道看得沿河植柳誠爲固  
 堤良法柳近水而易長堤因柳而愈堅三五年後  
 固可成林果能着實舉行不惟有益于堤  
 而材木不可勝用亦且有利于斯民也

廣濟河

渠水利碑記

廣濟洞渠石閘一座兩空每空流水  
 高四尺闊五尺六寸閘北兩寬三丈

二尺高三丈望水門二座東西角二座上欄杆十  
 空閘板鐵索滑車俱全閘夫看守石洞長二十一  
 丈底闊二丈二尺高一丈石洞二十三丈底闊一  
 丈二尺深七丈九尺山神廟迤南土接入廣濟河  
 身買濟源縣官庄里民蓋汝器地五畝價銀五兩  
 併兩岸壓占山坡地一十五畝俱該縣除糧永不

起科共地二十畝地各郭登開修連豐稔河架橋  
一座陰洞四空每空中高五尺一寸闊四尺三寸  
兩頭各高七尺五寸長二丈五尺許村開減水河  
一道長一里零九十丈闊四尺用價買濟源縣許  
村民段廷檜等地一十七畝二分三厘九毫共用  
價錢二十九千五百七十七文移關該縣除糧大河水  
開一座兩空減水閘一空北官路橋一座利仁河  
架橋一座兩空夫工食用沈良貴地一十八畝價銀  
一十八兩兩開夫耕種看守本閘納糧租稞准作工  
食大豐堰減水欄水閘一座兩空每空闊四尺四  
寸分水閘一空下高二尺闊一尺八寸上闊四尺  
六寸減水置買本縣利上四畝九甲吳宗孝等中  
下地二十畝價銀八兩兩開夫承糧耕種看守本閘  
永遠遵守太平堰夫十五名各處疏挑挑河工免調  
經年補修看守大河張村至分水石堤岸併千倉  
渠橋以防不虞西七里屯分水石處南河萬盈等  
十一堰闊七尺三寸北河永濟等四堰口寬五尺  
七寸底幫各長十一丈八尺深四尺五寸西官路  
大磚石橋一座兩空南七里大磚石橋一座俱本  
縣俸贖官銀修建初鑿太行山穿洞并修建大石

開架橋及減水河閘橋分水石等處委官公直甄  
陶南王尚智蕭守祖侯應時趙陽趙九所張思聰  
張思周黃延壽李應光閔時化成齊李太運李應  
守段國玉李邦寧郝有義蓋汝能馬九叙張守志  
具蒙本縣知縣袁申請撫按河三院守巡河三道  
及本府併河廳詳允准給冠帶扁牌獎賞外隨又  
蒙申請管理河道右叅政朱批據本縣申陳情乞  
思以勵勤苦事本縣看得廣濟洞之開也幸賴本  
道主持于上加意勸相原委各公直王尚智等感  
激戮力裹糧從事有三年山上不告竣誓不旋踵  
者有面目黧黑指墮膚裂或感病力疾猶無懈志  
者有家有喪變及水災盜患義不及頌者有捐資  
以犒匠作爭先成功者三年如一日衆人如一心  
然後鑿透石山開洞建閘引水灌田波及五邑利  
被萬家業蒙院道嘉其成功准給冠帶仍獎賞有  
差矣夫有求賴之功者宜食求賴之報各役所有  
利地委應各免夫役一名子孫同衆永遠用水如  
本身地名不足夫一名者免盡本身不得冒免他  
人各給帖文永遠遵守庶激勸有道而人心益勵  
等因具申照詳蒙批如議蒙此擬合給帖帖仰本

後照帖事理如遇本河起夫興工之日即照後開地畝數免其本身利夫一名子孫同眾用水永遠如本身利地短少不足夫一名者止免盡本身不許冒免他人永遠遵守第一求益堰第二永利堰第三常豐堰俱順入第一堰共夫三十一名半老人蓋汝能第四廣豐堰順入豐稔河第五永福堰順入利仁河第六天福堰夫二名第七廣福堰夫十四名老人李士楚第九大豐堰減水六十二名半又新興堰夫十八名順入一堰共夫八十名半老人盧三顧第十大有堰夫四十六名老人王行外鄭府三分水一日第十一太平堰夫十五名老人湯文清第十二廣有堰夫十一名半外公田二名老人周天琴第十三永濟上中下三堰夫一百二名老人朱冠張焯王九星第十四廣阜堰夫八名老人辛光賢第十五新興堰夫十九名半順入大豐堰夫十八名止存夫一名半老人李進祿第十六廣隆堰夫四名半第十七萬盈堰夫四十三名老人王應舉第十八常濟堰夫十五名半老人劉夏正第十九興隆堰夫九名半老人嚴光明第二十興福堰夫十四名老人劉壽增第二十一宏

福堰夫二十七名半老人梁谷完第二十二萬億堰夫八名半老人梁誦第二十三大濟堰夫十名第二十四永通堰夫七名老人李尚悟廣濟洞自洞至河內縣地方至分水石河長八千二百步大豐堰減水河河內縣長四十五里溫縣七十五里投入黃河末濟堰北河投入宏福堰長一萬五千四十步尚香西減水河長五百四十步投入沁河廣有堰投入沁河長六千一百五十步萬盈等堰南河河內縣長一千一百七十步溫縣河長一千二百步武陟縣河長一萬二千八百步投入黃河河內縣頂濟源縣界利上三畝八甲歲字一號中心區頭狄虎內除廣濟河身闊六步利上四畝五甲閏字一號中心楊希泉西北角擡頭史應祿內除廣濟河身闊六步寬平五畝八甲日字一號中心杜臣內除廣濟河身闊六步寬平五畝八甲東北角擡頭楊宗禮內除廣濟河身闊六步崇上六畝十里溫金字五廻四號中心司道內除廣濟河身闊五步四尺四寸崇上六畝十甲東南角擡頭李住內除廣濟河身闊八步崇上六畝二甲西南角擡頭梁田內除廣濟河身闊八步崇上二畝十甲

西北角擡頭王魁內除廣濟河身闊八步温水字  
 四迴六號刷遍中心馬守安東北角擡頭魏崇湯  
 內除廣濟河身闊六步崇下五畝三甲温水字一  
 迴六號中心崔敖東北角擡頭魏來李思聰內除  
 廣濟河七里南堰河身闊四步温縣太平鄉四畝  
 八甲天字一號十四區中心趙來朝內除廣濟河  
 身闊六步武陟縣天字十五號第十二區外刷邊  
 九區區頭秦漢西北角擡頭張朋內除河身地二  
 十二畝五  
 厘四毫

何洛文子貢書院碑記

信陽之有書院  
蓋自正德中前

兵備僉事隴州閻公子明始闢公既城信陽復斥  
 城北隙地剏建書院祀故信陽宰先賢端木子貢  
 而因以造士其中名曰仕學書院關中王元凱為  
 紀其事勒之碑信陽士自是彬彬多興起云嘉靖  
 間憲副婺源潘公希行崇獎學校不佞身備都肄  
 之列於是夾池汪汪宰木翦鬱芙蓉被沼亭榭相  
 望歲有果蔬魚稻之饒士相與挾策講藝朝絃暮  
 誦何其盛也自予去官京師兵巡使者更代不一  
 典守日益弛玩樵牧不禁白徒因而竄居侵盜蕪  
 匿歲入多逋累堵連楹拉然朽崩甚者陂瀦而田

棟撤而薪于章蔽虧者童然輦入豪胥家矣萬曆  
 壬辰僉憲閻中任公文庸至廉得其狀首寘豪胥  
 于法周爰咨詢喟然嘆曰書院實崇賢育材之所  
 而頽圯若此司政教者謂何迺清覈隱冒歲得租  
 若干以屬州守南宮韓君策大修治之而命沈判  
 懋敬董其役工始于是歲冬十一月逾年夏四月  
 告成前曰性道堂五楹內為重構曰美富齋貌黎  
 公像左右翼舍各三楹兩翼舍後為號舍各十三  
 楹凡夾室庖漏門屏周繚罔弗煥以飭門外乃臨  
 流築臺臺上為君子亭而總樹棹楔曰子貢書院  
 會春夏大雨楸水注陂前後皆滿移種蓮荷田田  
 然環植花竹森然景若增而勝地若增而靈者  
 不直頓還舊觀而已公喜召予落之曰茲且援士  
 之秀者群聚讀書俾進其學而月再課之子盍記  
 示久遠無俾今日郁乎濟蹠而後尋落落也予曰  
 唯唯夫書院主祀子貢而前人顧以仕學名者何  
 也豈以賜也日損不若揭日益者示之趨耶無已  
 謂西河二語體用俱備凡宦于斯習于斯者咸可  
 顧思耶是殆不然聖道大中不及者跂之難而過  
 者頽之易即欲學聖人之全莫近端木氏者雖然

賜在二子中稱最賢矣太史公因貨殖著評而載其結駟連騎聘享諸侯因言語列科而載其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此何以稱焉予謂政使有之夫子固心弗善也而屬厚望者恒存焉則何以故彼顓顓篤謹用守師說可耳必遇則傳非進取高遠弗任者在所裁之何如耳故與其弗如抑以不幸不曰夫我不暇則曰非爾所及往往深折其鋒銳之氣俾約而精思頰而力踐研疑契悟賜也其殆庶乎晚年一貫特授舍參無兩性與天道間顏魯而下庸多讓耶至其宰信陽而服膺聖訓迄今當官三事萬世準的焉仕學體用曷以尚茲予故曰願學聖人之全宜莫端木氏若也然則公之嘉惠斯舉不獨維新規制而且釐正厥名詎無意歟教之必因其才居之必擇其地引之必向其方所爲陶鑄而鼓勵之者至殷殷矣士際斯期瞻仰感激即中材猶然思奮矧惟茂異由今之學追古之道躬行爲本出入不悖所聞敬業樂群則一貫足繹得時而駕則三事攸寄克斯志也曾謂及肩非數仞之基丘陵限日月之照哉脫或誦讀不論其世利達浸渝其初維昔賢令德成而上跡超貨

頌科邁言語而士嚮風景行委蛇乎其中有年乃滴仁義湛浮華出道德入權譎異日登性道之堂有顏汗首疾掩面而却去也者幾希何進取高遠爲也漢詔有言守令者民之師帥多士師帥不遠固儼然炙而臨之矣矧明監司率屬作人良守牧推德意而廣之詎無副此躬逢者出乎哉不佞文質行能罔所底止豈曰有諸已者顧詩不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敬記之以驗多士

張應登

### 重修黃華書院碑記

萬曆丙戌春余視林慮篆修復黃華書院從諸生捐貲之

願而上自王侯官長下及遠邇義民悉欣欣然爲助當塗者諾之入夏大尹王公鳩工庀材擘畫矩度仍拓井井遴邑中材廉者四人董厥役遂甌黃華老人而畚鍤斧斤興焉越明年丁亥歲杪告竣余乃驅車至升堂而眎之則見垣墉周繞層以固也重門洞開朗以正也堂室鱗次輝以邃也亭榭挺峙方以雄也萬卷有樓巍以富也兩楹有舍羅以列也東西有圃蕃以植也老人有祀崇以祀也博士弟子員魚貫雀躍相與講學終日起而請曰百年盛舉一方勝槩惟賴先生睇茲豐碑焉可他

屬願先生之終教之也余曰子欲有言乎以一日  
 長無能墨墨爾已夫國家取士遵聖門之四教與  
 周禮之三物聯師儒于黌宮養之而成材則賓與  
 而任使之此薪爇之法嘉與天下豪傑率由之者  
 然黌宮湫隘未必可群而居于是取先民之遺跡  
 割為書院濂溪橫渠紫陽諸院相繼而起所以輔  
 翼黌宮而成其教學亦曰高山仰止云爾林慮為  
 河朔名山自金學士王公庭筠選勝而來為院校  
 書以黃華老人自命後人沿之遂名其院是中州  
 書院惟此為先若大梁若百泉皆百年以來物也  
 憶自江陵領講學而天下書院災此雖以荆棘獲  
 免而息然莫犯則議復之難以故釀諸茂才之怨  
 怨藏修游息之無地也邇苛政刻削大梁百泉仍  
 其舊址而煥然新之是以黃華得此而復諸茂才  
 將無喜藏修游息之得所乎夫藏焉修焉息焉游  
 焉學也所學何事則聖賢之道也道者身心性情  
 之秘不在言語言文字間而欲發明身心性情之  
 秘亦不得不寄之于言語言文字間制科以言語言  
 字求天下士而天下士遂工言語言文字方聞長雄  
 于此卜之倜儻踔厲于此卜之矣學果于斯而已

也則同道為朋相觀而善咀菁茹華操觚染翰鴻  
 軒鳳舉耀穎搏風其何難之有學不止如斯而已  
 也則雖不離言語文字而由粗以探其精由末以  
 窺其本將自得之身心性情而修正若淑道在是  
 矣且爾鄉邦有以是學興者乎程氏兩夫子是已  
 蔡季通曰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  
 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  
 程亦不得從祀孔廟百世推尊出于人情天理之  
 不容已者蓋以其辨異端似是之非破諸說未明  
 之惑得往聖正學于身心性情性而又能以言語言  
 字發明之以詔其方來者耳今二程遺書具在也  
 諸子詎不取而習之乎然而習學之道如斯院然  
 光明乃心以為堂與立乃誠敬以為基址致乃知  
 以為入門踐乃彛倫以為實地崇乃禮義以為防  
 衛游乃六藝以為學圃而又樹乃威儀以儆觀瞻  
 對乃神明以時警省斯可以入宗廟百官之門墻  
 而直承其業不然室家之作弗堅弗實雖塗墍丹  
 雘徒為觀美敢曰居之安耶淮諸茂才擇而造焉  
 于是作而謝曰學無指承俵俵乎其何之今而後  
 藏且修之息且游之即言語言文字而求身心性情

之秘依程門以遊聖門敢不以爲可幾及而日孳  
 孳也于老成人其鑒斯盟蓋于是諸茂才蠡起咸  
 有先民之嚮往焉而茲院也且將與濂溪橫渠紫  
 陽並增斯道之光矣大梁云乎哉百泉云乎哉大  
 尹公津津色喜申之而志之貞珉是役也郡伯漳  
 平陳公九仞郡丞清苑王公鉞別駕垣曲趙公東  
 魯戮力拊循首倡義助大尹諸城王公梁政化旁  
 洽成事惟勞皆足以傳不朽而告諸後之爲守者

陳惟芝關聖陵構亭留鹿碑記

洛陽城南十五里許漢壽亭侯關聖

陵在焉歷晉唐宋元數百祀于茲而耿耿忠義貫  
 日月而威華夏嵩邱若增而重河洛若鍾而清萬  
 代瞻仰不衰往瑩域僅十餘畝邇諸守郡公往來  
 伊闕登眺龍門見聖塋處隱隱籠籠英霧浩氣時  
 時鬱勃輒躍然曰士君子名成一節沒且不朽矧  
 其燃已灰之燼扶既衰之祚忠義如武安者乎充  
 拓故址廣袤八十畝消吉倡義上人競趨四方不  
 應一時土木若神運鬼輸百堵咸興群工畢集宮  
 庭之徠枚枚實實臯應之建伉伉將將美哉佳城  
 所爲妥聖之霽者不既備哉會讞府諸公下車謁

陵觀廟貌維新進獻負摩復躍然曰海內祀聖廟  
 者夥矣而此之霽爽顯赫則真精所鍾也捐俸構  
 亭于應門外爲進禱焚誦者駐憇地焉猶念玄帝  
 有神龜志徵也大夫有鸚鵡志言也聖遂失鹿而  
 還故主即鹿亦所樂適也故出所豢二鹿固之亦  
 念二鹿洛產也不欲其與行裝俱南踵時公留饋  
 遺意其清操雅致真足以追古哲而風來襁乎且  
 公之理郡也平易近民寬恕爲政士飲其醇吏畏  
 其威竟以善病解組去蕭蕭圖書而臺司番檄旁  
 午士庶攀轅載道數日不獲出郡門故見公所馴  
 之鹿於聖域者如見公然則亦其棠峴碑之寄也  
 昔鄭弘守臨洛行春兩鹿夾轂主簿鄭國邦賀曰  
 三公之輜飾鹿明府其爲宰相乎已果符若操券  
 今公之鹿寧非鄭公鹿哉乃洛修士尤思公而不  
 可得謂芝舊撫公鄉而公佐吾郡誼重通家不可  
 無言紀其事况芝世居天中盟下去陵僅五十里  
 而遙正直忠烈之氣時欽欽焉其又安敢辭竊謂  
 此鹿之豢也益以彰聖之霽而見公之心蓋惟聖  
 之霽鹿國安民俾麟鳳常遊龜馬常獻斯鹿也固  
 靈臺之伏也惟聖之霽禍惡福善俾作德者休作

逆者殃斯鹿也固食萍之鳴也惟聖之靈昭昭洋洋默贊化育俾昆蟲鳥獸咸若斯鹿也固深山之遊也乃公揭聖逐鹿大義發聖獲鹿孤忠直潛通于千百載之上則實公之所為獨見而二鹿之放義嚴一介又公之不媿鬼神彰信兆民者也固知公之勲澤將龍門爭高伊闕並潤迺聖在天之靈亦與山靈河伯共鑿不爽公雖去而指鹿者誰耶因命善行冠帶修士陸應選勒之石以誌不朽公諱純臣別號五泉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人

**馮琦延津縣創修新城碑記**

夫王公設險倚城郭以為固而平原受敵之地尤亟焉故春秋於城邑必書蓋其慎也顧桑土未豫不備不虞則疑於紆事以病民備而不能無擾擾而不能無怨又疑於廣心以病民當事之所以危而蒿目俛而掣肘者類如此益之彙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則上者所以芘下而損者所以為益也然而上有親民之分而勢難展者郡縣是也上有親民之心而勢易隔者撫按監司是也即見有敝制一朝利關百年者姑舍是而秦越之誰為哲而誰為黔情竄相襲旦暮與釋負以去一旦有緩急

周章錯愕與其民偕斃耳是故成大事者與民樂成而不與民慮始有能持破的之見決盈庭之議畫必然之策興必不得已之役中丞直指使以民事先之而監司敬應監司先之而郡縣敬應飭材庀工為百姓計久遠其又能禁庚桑之祝以忘無疆之說耶廩延故當梁衛之衝無天險為限中原有事則必爭之地也正德時賊再至無敢鴈行頓刃是受敵於寇也黃河經其南諸流交滙時有汎溢嘉靖中漂民居無筭慘於流徙是受敵於水也往者哀土為城主惡易潰苦於歲葺嘗議以甃易之難其費遂成道謀萬曆已亥歲中丞曾公直指使者崔公巡方請其邑慨然曰夫邑之有城備盜出入與非常不利禦寇捍苗而督民與守是明以民委敵也即與司道定計屬郡守劉公郡倅孔君邑令劉君輩經紀其事而拮帑餘數千以資費時直指袁公相繼至亦以贖緩九百佐之司道而下各有差閱歲告成事雉堞如雲樓櫓列屹然稱保障矣父老謂諸公為德于延甚厚相與建祠而尸祝焉冢宰李公延人也屬余一言紀之余謂是役也諸公之為延謀周也以歲月而為千百世計



延人之善自謀也以千百世計而忘其歲月之瘁也蓋力關民四肢而財關民心惟廩延之城官出其帑爲建不拔而民惟版幹畚築之是務及瓜而成不愆于素上實無傷其心民寧敢自愛其力佚使之民忘其勞矣忘勞之民生其共矣城成而民與偕安祠與偕存周思召伯魏祀狄公其情豈異哉詩曰以似以續續古之人後之蒞茲土者登其祠思其始庶幾哉纍土以鳩延邑而復峙餼糧嚴斥堠課章程修閭垣恤菑沴備旱溢俾延之民無有滯心舍力以事其上使嚮之與延爲敵者皆頓干堅城之下則是祠也即廣其俎豆光于前烈可也祠成廣袤凡若干武庭寢堂庶稱是詳勒碑陰以告後

**李宗延啓聖祠碑記** 夫啓聖公之有祠也之人自我朝昉吾夫子匹夫而素王當世不能測其蘊惟及門諸弟子崇奉惟謹而後人稍稍尊爲魯國之一儒歿則邦君誅焉是所繇重於世而傳於後矣漢高帝當控馬揮戈之際過魯一舉實開萬世崇祀之原歷唐訖宋悉致嚴禮未聞推重其所尊者洪武初宋文憲公濂謂學以明倫子雖齊聖不

先父食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回參伋軻坐享堂上而其父列食廡間非禮不報嗣是程學士敏政周祭酒鐸重申厥意亦不報暨嘉靖九年始以張文忠公孚敬議更定孔廟祀典詔天下別立祠祀齊公叔梁紇稱啓聖公孔氏以杞國公無繇萊蕪侯點泗水侯鯉邾國公孟孫氏配稱先賢永年伯珣靖獻公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歲春秋上丁用少牢子夜先祭太學祭酒餘庠提調官行事詳在令甲猗歟休哉備矣汝陽縣爲天中土邑學宮巨細畢舉獨無啓聖祠抑歲久圯盡莫可跡歟或當事者亦附府庠不果立耶吾明府王公瞻言與慨捐俸若干金庀爾材鳩爾工告成於明倫堂之東歸然廟貌焉夫明府天下廉吏也冰蘖聲籍甚官家俸錢僅足以奉太孺人珍膳乃割其餘以盛營其祠嗚呼知

之矣是祠也肇自文憲成於文忠翊於明府三公皆浙人曠世相感異地同心豪傑所見大都如是且肅皇帝純孝格天力排群議明倫大典煥然如日中天故輔臣一言不崇朝而遍天下明府色養太孺人峩冠傳帶無異孺慕邑政鉅者如修龍宮

獎節孝等事一切稟命而行於是乎翊此祠蓋聖賢享萬年之禮樂其設心必思以萬年禮樂享其親不則而質之聖賢之心必不安不則而質之吾人之心必不安不則而聖賢之心必不以吾人之心為安不則而吾人之心必不以聖賢之心為安孔子曰吾行在孝經明府伏讀而有得則其見聖賢之心即自見厥心惟自見厥心故能體聖賢無窮之心而因以孝思作汝墳士其明王孝治天下之遺意乎邑博士賈時禾輩先二三子感其義謁余言以紀之謹揭而鐫之堅珉至於明府德政他日當備見循良傳中茲不具明府台州之臨海人諱萬祚字君錫起家乙未進士萬曆庚子年任今擢刑部

**劉一相封人見聖祠碑記**  
栢邑西距二舍主事去

鄉之通衢之西封人見聖祠在焉遡流窮源魯論述之備矣余嘗讀中州誌既有儀封名縣今乃復以是名鄉何居記有之定公十四年孔子去衛適陳哀公六年孔子自蔡入葉意吾夫子丁衰周之不辰思以道易天下席弗暇緩轍環列國然儀為衛屬自衛適陳必經於此封人請見之地意者其

在斯乎至於蔡即今上蔡葉亦今之葉縣是鄉也介於蔡葉之間矧封人掌封疆之官夫子入蔡及葉會逢其適則夫挹德輝於再覲以續儀封之故事者理所必有是邑之得名以適陳之日鄉之得名以及葉之年其見聖者固一封人而已夫復何疑書云凡人未見聖者固一封人而已夫復何由聖古之見聖者不惟封人也陽貨之見見也孺悲之見見也封人之見獨異于二子何哉蓋貨之見以歸豚孺之見以取瑟均之不由聖者也封人一見聖之間而克念之誠倡道之功不其偉歟觀其謂從者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使天有意于聖人振木鐸之徽音以挽回唐虞三代之盛治於其一見決矣不幸而去于衛不對于葉絕糧於陳蔡是未欲治天下也嗚呼封人之見聖將不得為賢矣乎論語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又曰見賢思齊焉太學生王子宰等居封人之鄉興思齊之念於先人舊所為祠葺之塑遺像樹穹碑丹牖墜茨煥然一新榜其里曰夫子亭轍處扁其祠曰封人見聖祠祠之後作兩序以訓蒙習時其禱祀鄉之人咸駿奔焉但士大夫乘

軒過門者禮其祠想見其形容秉彛好德之良歷  
千載如一日木鐸之音雖不能振於當時幸能托  
遺響於來世則是鄉也以聖人而重以封人而名  
以王子而永永不沒也已念叨令斯土公務鞅掌  
長觚短檠廢已久矣王子不以不文 **張應化共濟**  
而固爲之請也義不可已於是乎書

### 庄碑記

共濟庄者西蜀黃公所創爲給孤地也公

懲讒豪絕探凡簡進修良平達罷窮度貞憲遠吏  
畏民懷汝淮千里德惠孔昭兩河南北驛其聲而  
吟之乃公仁民心無窮也自午未以來淫潦爲沴  
困麓空矣重以辛丑河決汴毫之間雉堞幾沒蒼  
赤其魚環汝列城積雨爲滙栢舉平衍無重山深  
谷蓄洩甚艱被菑稱最云公減騶從冒霜霰騎而  
履菑地條上救荒善策蠲租餉餼招撫復業民獲  
更生矣公曰未也國稅未可數蠲翳桑未可長餉  
吾茲得本計焉天子嘉惠元元先孤獨每郡若邑  
計日授糧計口授室法未始不甚善也顧賦粟有  
定額而嗷嗷待餉者不可以數限欲民之不轉徙  
而捐瘠難已于是捐俸資俸不足而益以贖鍰蓋

汝屬十有四每屬五十金各付長吏市善地葺廬  
舍歲收租入以佐令甲所不及知西平縣事張應  
化仰奉德意惟謹復益以下吏俸薪於邑南四里  
許耿家墩得地二百一十四畝有奇又稍折而東  
於三里灣得地八十五畝有奇更築室三十楹一  
以居貧者一以貯租入典守擇人出納有稽從此  
栢舉歲有豐凶而孤無豐凶直與古惠鮮媿美若  
漢之存問長老唐賜高年酒麪宋置義倉給貨且  
拜下風不第吾屬下吏欽承恐後即後之吏茲土  
者睹茲懿舉必慨然歎穆然思踵芳躅而式廓之  
田廬日益以增全活日益以衆公之德澤又可以  
涯涘乎哉不寧惟是公不久登樞握軸以福汝南  
者福天下寰寓蒸黎咸受公衣被粒食之賜公之  
功社稷功生靈者抑又偉矣應化故不辭拙劣而  
敬爲之記公諱熹四 **曹嘉謨羅山縣儒學碑記** 國  
川南充人壬辰進士

設學校置博士弟子員教之詩書六藝使知古今  
聖賢之道凡以叙天典正民彛而成治化君子謹  
之衆人忽焉教導明而後典彛叙正則學校所關  
非尠淺也鄙爲汝下屬邑廟學之建廢不知其幾

爰自嘉靖甲寅直指霍公冀更新之壯麗軒豁建  
置合度大槩皆出之直指公之所區畫實非他邑  
可擬倫距今有一百三十有甲子矣風雨漂搖鴟  
鼠巢穴頽敝日甚不足以竭虔妥靈往宰牧者雖  
間議修繕然因陋就簡粉飾一時而顛什隨其後  
首善之地若此亦安所施教導以襄治化哉戊申  
五月別駕西蜀范公自汝上來攝篆謁視廟學瞻  
顧咨嗟曰世之學孔氏者必斥佛老以爲異端今  
郡國一孔廟耳梵宇琳宮綦布天下而夫子之廟  
將就傾圯主祀者何以格神爲師者何以施教爲  
弟子者何繇興學有司之務誠繁已公務之隙獨  
不可少致意於其間乎予何敢不力會邑民詹繼  
文向嘗以修學自任公聞而召之語曰爾羅民敦  
龐好儉慷慨尚義之風闕焉而罔聞者非不肖也  
其勢使然也然亦豈無巨室大姓而卒莫能振起  
焉者非恠嗇也其俗使然也顧有志于善斯善之  
矣爾其勉旃繇是盛其舉以示勸扁其門以示果  
優之體貌以鼓其銳繼文瞿然若不能終日待鳩  
工度材不日而集棟梁榱桷之撓蠹者易之簷牙  
甍甍之頽侈者整之丹漆黝堊金碧之湯漉者澤

之繪之凡疾風苦雨之所穿漏游塵飛埃之所垢  
蒙者一切補葺而糞除之廟自禮殿以至門廡學  
自講堂以至齋舍靡不䟽潔完好而應奎有樓高  
敞宏麗比仲秋釋奠而神棲法庭肅乎見宗廟百  
官之富美也宵乎聞金聲玉振之遺音也更始于  
六月壬午以七月庚子訖工不亟不徐規制聿新  
燦爛崔嵬加於疇昔薦紳縫掖胥會稱慶僉謂斯  
文盛事宜有記述以昭垂於後嘉謨觀而思曰倡  
其民而興其學者公也民之俞于倡而速于肖者  
是寧智力得乎哉夫學自霍公增創之後士林至  
今道其姓字猶有芳氣霍公聞望風裁累官九列  
公之誠信敏決上下感孚真足以續霍公而序其  
績然則公非其流亞與公以西蜀雋才協理一郡  
誠無難者于茲義舉不損於公不勞於民決旬之  
間克成厥績如此凡產於茲者當希鴻士之遠猷  
以達大賢之素蘊繩繩繼起爲國家真才品無負  
公興學之盛意可也倘堂序之上列執經操翰之  
徒庭階之下爲茂草荒烟之所則師儒爲素餐而  
學徒爲虛糜矣豈公之屬望于師弟子哉公諱月  
第字光漢四川安岳人其攝篆羅山清而不激嚴

而不可苛崇信厚薄鈎距論者以爲得屋上之體嘉謨不揣猥屬一言以識歲月而宣力執事者具列于碑

**張縫彥重修玄帝廟碑記**  
夫人苾芬以侑之陰云

神之道止矣有人焉持齋誦經自矜衆人之前若以彼爲卑卑有不屑也則又有笑之者曰心即神也吾入廟而洋洋在上在左右庶有昭鬼神盛德矣乎余聞之唯唯此皆神道之所或然而于昔人建城立廟之意與吾鄜所以崇奉玄帝之旨尚未有當也昔蘓子曰天文地理音樂律曆之書皆不足學學其不傳于書而載于口者今里巷有言曰城之象取于龜玆之傳記所載未之見焉余深疑之每與堪輿家登陴望氣其言亦若有合者余愈疑之既而憬然悟曰真武之號爲玄其色尚黑其護法則龜蛇先王制器尚象以及城郭宮室之大莫不有然者故北方水也真武龜之主也水又龜之所生也凡物見主則不悖戀所生則不遷以此鎮于衛水之陰豈無謂乎以故山川孕靈人文煥發所產之英人傑士其大者固已光明雋偉卓絕人群其小者亦能敦朴豈弟不失長者果地實無

根亦何非尊神之所栽培也乃儒者必欲誣之以爲無鬼神迨一旦緩急揲著布卦爭趨奔走反有甚于細民又不知其何說也居恒之慢侮如彼臨時之誦賣若此豈不大惑也與吾邑斗陽李君方初楊君華封崔君素敦敬畏神一日殿宇告成三子實與有功焉請余記之余曰三子平日所以禱鬼神者不在此也雖然以營建之事而并著夫古人所以立廟之意與吾鄜所以崇奉玄帝之青俾後之君子咸知敬鬼神則又不可不書也

**靳於中新河碑記**  
臨穎之水皆濕也三源竒發湮不可跡而濕實出大隗東南經長葛入許又東入潁潁之北則艾城石梁二河且鏘且踞艾城石梁溢悉走斷人湖地而潁北爲河伯都矣金伏火流方阜之疇說兌而奪于習坎百室開只半菽莢如又沮洳所蓄粹難錢鑄碎而瘠溝窳而逋賦久假而增他戶口此羸者潁皆不可以恒繫濕何知然絜以大浸之稽不當一血是鮮以浮于天時豈其恬不測差亦胥力勤之以重潁頓高密張侯履封之始有胤其中會茲初政無

動為大迫百為克開而徐奠厥麗焉士民後志乃  
 問諸濕不循軌而橫嚙之繇輕騎沿閱往復數四  
 百里之程宵征曉歸爰集耆眾盱衡告語濕莫予  
 毒也已夫禹乘四載而急二距何賴于濕上承下  
 距猶他水也注驟泄緩載窳其中襄而沛漫則湖  
 不足以容其亟事畚鍤闕河還子稼若宮于是上  
 接許源下距鄆境深七尺廣四丈二尺長四十里  
 有奇昔所稱斷人湖者不鍾而徑矣蓋鍾不足茹  
 必吐徑惟主通故通也是役也侯蠲祿金數十緡  
 廩穀百餘石工以地率餼以工率尺寸錙銖無爽  
 厥度至子來輸助驩呼有徒十口遂告竣事河流  
 湯湯而鄆而泗而淮以觀百谷王浩漾哉賴凶德  
 降幹止寧矣曾為時幾何惟時魁震鴻磬青陽更  
 劇侯乃活數千指饒捷得一河胥力敏鉅如從枕  
 席過師神君聖令曷不干古賴耆義滕復性等以  
 余向視學齊魯知侯最深脛尉乞為石言用聃來  
 者余性昔西門豹鑿鄴十二渠曰百歲後父老子  
 弟思我後漢長吏以橋絕馳道欲合二渠一橋父  
 老爭賢君法式不可改也賴百歲後河安往而不  
 有侯則來者誰得參以意不奉為程且令程在興

革釣譽之興多不問害則興復貴革了責之革多  
 不中規則革不縮興故知利害相倚興革相成庶  
 幾財與力兩寬名與實全舉斯塞心裕猷撫近所  
 以舉遠而非獵虛造大之可幾也語云五害之屬  
 水最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夫侯亦姑試牛刀  
 之鐔于河耳耆義復縷悉侯政如撥禳章縫市里  
 墟井無耄孺不關胸無細大不研慮諦以精詳行  
 以博大頴食其福而歌舞之豈第飲河余為避席  
 不佞既借九里之潤已然君子遇大水必觀則尼  
 父謂水似德卑下循理似義浩浩乎無屈盡之期  
 似道流行赴百仞蹊不惧似勇至量必平之似法  
 盛不求概似止綽約微達似察發源必東似志以  
 出以入萬物就以化潔似善化之數德者非侯出  
 身加民而誰水似之矣左右逢源濬導如志固其  
 所也耆義搏頴公言乃曙侯裏侯名福臻萬曆癸  
 丑進士將以循吏高等入交戟之班他官師更老  
 與河績者張民表重修固住寺碑記夫情懷寂寞  
 識之碑陰沙志結幽微白馬周旋王相五重表異爰成不捨  
 之檀三刹乘模精詣無緣之旨選茲神地受福無

疆仰見諸天除業不作改割微于三台補理謂之  
 二梵開喜捨之路動展修之心肌骨無親海珠非  
 寶伏以大聖惟靈示悟時若存而若亡善果于義  
 無常是不增而不減入萬天子按樹枝以垂攀五  
 百法覺地難窺四相遂空五衍已駕住慈悲室披  
 忍辱鎧五戒精持超雙樹而常樂三心寂滅歷累  
 劫而無疵洪鐘屢叩感而遂通冰鑑高懸聚而不  
 爽不出于皦味淵乎成萬物之宗無關於迎隨廣  
 今洽群有之德化城引疲勞于玄軫朽宅警迷惑  
 于黑業號尊三界功滿大千隨應衆生度脫無量  
 諸佛祖昭靈四天王護法三願永持四誓不墜獅  
 吼不聞衆教乃廢外道蟻集異端蜂起未養鷹俊  
 誰能讚稱那得鵬耆終難誦嘆有能克扶鴻教永  
 傍鹿門蘭若銀流祇林金布攝心作禮稽首揚仁  
 雖未必忘燈普照法輪常轉亦可悔悟慳吝表章  
 廣濟出三車于火宅啓五達于康衢耳中牟縣固  
 住寺者列剝縣北立幡古墻年代綿邈不可考問  
 墻垣頽落椽栳危塵翳珠眉煙昏金臂沉水香  
 銷琉璃蓋散五十種光八十種好不有儀形烏能

昭揭苾芻滿存牛負深泥馬繞高塔誦經舌敝募  
 化足趺檀越萬廷秀王紹統較世科等仰念莊嚴  
 期鶴林與鹿苑捐金若干修葺葺願涌地與積香捐金  
 王紹緒王我衡等爰思藻蔚願涌地與積香捐金  
 若干葺葺金剛殿三楹飾塗縹采窮青臆之妍奇刻  
 削盤紆極人天之詭異枿櫨華似濯錦宇簷朗若  
 懸珠聿弘舊物康濟解紐諸魔降伏正因昭升雪  
 齒映雲幢而並炯龍步合鸞音而濟協玄津鳥旆  
 上徹重天紺宇神幡下臨無地開慚愧門成真寶  
 相民表東土肉人北地倉鬼生年十歲便慕玉清  
 逮後六齡欲叅金面喜孔愉之不婚志僧虔之辭  
 婦獨寤寐歌式觀元化起回向想不沮玄風日月  
 居諸年歲倏忽徒假二起回向難覲三十二邈矣梅  
 檀海沮焉恒河沙大懼苦海崩流愛河淫浪革囊  
 易敗本性易迷一刻不悔干劫不悟六道昏冥七  
 情薰灼倘墮無明豈復未智是用仰螺髻以歸心  
 望檀林而修謁嘉與善男子演暢真佛慧守平等  
 心修頭陀行大寶不傾拔沉滯以現瑞明珠常繫  
 用理性以回光惟願世尊覺一切種種智宏三千世  
 界如筏喻者如天覆焉使得此超彼岸虛往實歸

同入法會共觀道場其辭曰赫赫如來踰城離欲  
 人辭戀主馬淚舐足六年正果三界稱師應期撫  
 世救濟博施阿難淫室威神可護撚花微笑伽葉  
 已悟給孤各園祇陀曰林弘垂正法大眾歸心摩  
 騰入漢道安彌大智辯所及無遠不暨大上成凜  
 大道時黠愛綠江河情重山岳三墨縱橫七儒汗  
 漫道術分裂猶不克半各立門戶互相譏刺俗儒  
 姝子誰知其意洪烈昭章不生不滅禪慧通明纖  
 悉不缺比丘向善居士好施開茲鹿苑爰飾鞏飛  
 維此靈宇載葺載庀金剛擁衛菩薩戾止或優婆  
 塞或優婆彛或比丘僧或比丘尼繞座三匝叉手  
 來儀眷言前哲俯存欽思嗟予小子和合四大仰  
 佛大力豈敢昧曖爰崇密化昔  
**官渡橋碑記** 爰夫  
 緣以賴深趣樂土慈尊常在  
 弓聲集魚鱗為雁齒清流壘勢創石鼈以木函况乎  
 天上牽牛夜向雕陵問替人間司馬時從蜀道題  
 書填靈鵲之參差誰能托足駕長虹之偃蹇不可  
 容車波滙通川浮輕舟于颺颺浪飛渤海借砥柱  
 于龜鼉然而綺閣連雲豈取材于一木錦袍燦日  
 寧結組于寸絲窮一力于不貲空嗟莫辦聚十方

于無量屬有成勞茲者橋梁即古官渡水也望極  
 浦兮雁鷺飛嘆積砂兮狐兔走玄甲已隨寒日盡  
 草野蕭蕭彩船猶向淡煙來雲天漠漠悽慘騰平  
 丘之獵騎沈寥隱曲淑之漁人崩岸橫流行旅戒  
 飄颻之患回舟演浪居人興沉沒之悲繫將鞭石  
 于秦皇走嶙峋而驅汗漫豈徒為楫于殷相突吹  
 滌以偃高濤雖無隕宋之石藉神休于星宿亦有  
 來周之慶啓靈號于子趨敝邑明府北海傅公擴  
 仁度于納溝欲左提而右挈軫生靈而拯溺肆輟  
 木與低枝德遡淳源動帝天于浣衣之石名通廣  
 路化王孫以祇樹之林是以毛宰官墀田宰官首  
 鳳等行不捨之檀玄津鼓柁姜居士有汜蔡居士  
 大訓等唱亡機之旨綠水開池興國寺僧官宗副  
 既惜逝川猶思彼岸不向毘邪自默惟期檀越群  
 施是以高謝四流弘披入正三千世界曾未足以  
 當微塵二分珠瓔尚堪持以奉寶塔皆能不貪不  
 吝是造是經儼鼇足之承山像鵬毛之搏海芳名  
 永振大德不刊工始于崇禎元年正月甲子訖于  
 明年四月辛丑費金錢千二百緡詞曰爰古梁  
 跨有維津赤闌朱雀造晉超秦維茲清水厥流泯



泯北浚奧區厲揭病民襁襁為勞懼其胥淪我侯  
矣止裁石鼎新凡我耆秀眾鄉縉紳秉侯之德以  
莫不新子來日成功與時臻口碑不傾聽之伊  
人敷演無窮永勒貞珉是歲秋八月戊辰立石

### 理順杞邑創修甄城碑記

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為衛大矣一國

之險在山川一邑之險在城池故城郭溝池以為  
固記且以小康侈之杞在汴東為門戶邑而城僅  
因壘于土加以歲久侵剝即惟其塗堅岌乎虞復  
隍將民衛之謂何粵稽正德嘉靖間常三中寇第  
以不攻幸全非實有所恃以無恐者令蒞于茲時  
亦持包篋之議無如費役繁重旋以黎民非常之  
懼掣矣夫禦侮者在無瑕捍患者貴先事積新厝  
火蚩眾之所徂網戶未陰明哲之所圖今日何日  
以策杞之當甃與否此不待智者而後辨自寇擾  
秦晉披猖楚豫廬鳳間無寧歲豫屬衝地所在當  
講城守乙亥之王正賊遂窺杞之五關意輕我城  
為進攻狀人情危之先是濬源申侯來署篆已料  
寇氛之必及為區畫城守者殆十之八九杞德侯  
甚比改令杞而寇果至侯既夙備應以暇整為分

布守禦諸具甚設身冒矢石察乘俾者踈密約緝  
之晝夜凡七匝不知甲之脫于指也又懸金募敢  
死士緹擊賊多所斬獲賊悉銳逼北門勢甚厲侯  
督武士袁文明輩多方力却之賊始去當是時以  
卑薄之士壘俾高陽氏故墟不薦食于蛇豕吻者  
實拜侯之賜猶未也寇僅得退耳一日未殲能必  
終不復至往民狎于安則難與慮危今民惕于危  
則可與計安盍思所以堅吾墉乎于是為言大宗  
伯孟公公曰侯為杞遠謀杞安敢不自為謀又安  
敢不以侯之謀杞者明詔于杞之人遂合紳士父  
老而倡言曰茲役也憑城者什之一憑眾心者什  
之九什九之堅難為嘗什一之瑕所可畏夫攻瑕  
則堅者亦瑕委土寧堪以長保夫人之善居財者  
在用財以自衛衛之莫若固吾圉今且無論急縣  
官還頤而各急其身家于是曙甃城之為謀遠皆  
願為侯命是聽而後乃議輸視隣封已成事里甲  
均輸父老僉稱便議遂定因料五城中除諸王孫  
軍屯不與及境外之鄉紳聽餘悉索為三等厥田  
千畝以上上之畝捐八甃役銀五厘百畝至千畝  
次之減甃八之二減銀五之一自十畝至百畝又

次之畝止捐甃四免助役十畝以下全免輸紳士各以里宅之近厥門者門焉受若事輸若直而鄉戶稟侯諭亦各以三等輸如城事聞所司咸可其議趨觀成而後乃鳩工庶民子來百堵皆興城周遭一千四百丈有奇惟前此麗水得環王公所甃東門甃城九十丈第加葺焉餘皆新甃計每門城工二百五十六丈高率三丈門有樓俱鼎新之其屬侯捐俸斥鏹以首新之者爲東門樓及修築東南半壁而各門甃鏹之協助有差四隅有櫓新之者半其舊多而今約者堞三千六百有奇蓋藏舊之半其舊無而今創者量增堡屋數處及小西門甃城甃城斯減而後乃有事于濠濠浚自萊陽宋公九清侯復因勢浚重塹而益倍其險經始于三月中旬至季夏而全畢高墉言言深池淵淵矣明年正月寇復至偵杞城新有備第掠隣境去先儒有言經世安民之道除其憂而後同其樂杞之人昔稱善憂惟是甃城之役二百年來議存乎築舍見狎乎處堂因循而若有待者旨哉宗伯之言四因也人情非憤弗策非懼弗迫非一弗齊非時弗宜大抵然矣雖然非天贊賢侯卽有可因之機誰

克肩其鉅圖其難者牛僧孺之營鄂也歲省民修築表茅之賦高駢新成都之堞保障一時蓋皆易上以甃若种世衡城青澗以控瀏澨城雒水以屬羗更得禦侮捍患之道矣侯之大有造于杞也政洽化醇清風愷德四民業傳舞之惟茲後也舉有土之缺遺垂無疆之熙備其偉業寧讓諸賢方美于襄而頌伊濯矣城成而宗伯公爲之記公實身親之其事悉其言核而又屬予以石言夫亦卽公所記質言之已矣於都哉我侯之澤惟金湯是奠未俾我后人靡有斃侯名嘉胤直隸之永年人崇禎辛未名進士諸紳士之

### 重修郟城儒學碑記

屬有勳者氏名列諸其後

會而常新者天子之道在天閱運會而更新者夫子之道在人天心之常昭卽人心之不已此何心默而成之心也此何人神而明之人也惟其神而明之則無在不可以見道亦無在不可以見夫子於是乎觸之草茅誦讀在觸之民社展措在觸之衣冠禮樂宮室俎豆而無不在矧其神遊數仞之內夢想美富之容景仰乎太山梁木之鬼峩其有廢而不舉敝而不新者乎明乎此而郟再修之學

宮可紀也李公再新學宮之心更可紀也何也道  
所在也夫鄜之學宮重建於我太祖高皇帝定鼎  
之三年至天順朝而始大其基道未墜地代有補  
葺自神皇帝戊子以後飄搖蕩析新者日就故矣  
何以不新待其人也於今上御極之甲戌公以名  
進士來守是邑謁拜之餘顧瞻興嘆修廢之責已  
心任之矣時寇氛孔棘民之寄命水火者方望公  
以解倒懸朝夕詰戎未遑文事越二年而寇乃克  
平民之病者蘇什者起公計其力可以以及也而公  
費苦無所出謀權宜者僉謂可以議捐助公慨然  
曰吾有薄俸在何煩他人遂出其所僅有者卜吉  
鳩工先正殿次兩廡又次戟門櫺星門而明倫堂  
時習日新二齋以及墻垣皆髹綵丹堊煥然奪目  
而一錢不以煩公積一力不以妨農時舉數十年  
人所憚而不敢爲之任一朝從容指顧而成之公  
之功豈小補哉公之天資勁直才諳明達宰鄜未  
及期而諸所興革如振文教修城池嚴武備練丁  
壯檢約帥屬肅清吏役禁絕火耗清理倉庫優恤  
驛遞種種善政悉用自新之道與鄜之人更化而  
善治焉則整飭學宮固其新政之一端也然公之

心不止新一學宮而已也以爲學之鼎峙新矣而  
士不新其德業可乎青青衿佩斯夕斯入斯門  
也履斯廟也當必憬然悟勃然興知舊者之當革  
而新者之是圖一往奔詣由經明行修之旨而型  
其志古樂正之規理寧澤無夸珪璧其音者蕙蘅  
其品神寧藏無兢淵岳其蘊者冰雪其心才寧瞻  
無詭鸞龍其采者鍾鼎其猷體寧卓無靡雲漢其  
英者風雷其政以之而名世新德也以之而用世  
新業也庶不負聖天子作新人材之至意而可同  
符於聖道常新矣此固公之深心於新學宮而寄  
之者也公諱振聲字華麟陝西延安之米脂人

侯恪重修歸德府學明倫

堂碑記

崇禎元年今天子神聖御極首誅逆闖臣

魏忠賢等一時日月朗乾坤更新遂大計  
天下吏較其賢否而黜陟之於是郡大夫薛公以  
治行第一等舉卓異錫宴賞有差俾還本郡天子  
憫然念德教之不專不可以致治乃命所司以久  
任責成功薛公來屬其俊士而告之曰天子俾余  
久守爾爾士爾士自微子建學以來風俗淳厚教化  
修明且吾夫子習禮之遺蹟在焉禮明則分定分

定則教行故往者逆祠遍天下而爾郡守禮抗不從也乃者學堂告頽育才無地余恐彛倫之不明教化之不興終爲守土者羞其議所以修之於是鳩工庀材出俸金若干及前丹陽湯公道衡捐貲贖緩若干佐之重薨翼日畫棟承雲人工稱輪奐之美庶士興威儀之嘆修既成薛公屬余記其事余嘆曰卓哉薛公之修茲堂乎先王之治比閭族黨莫不有學皆所以明人倫教綱常也人倫既明綱常無斁故其成也道德同宗本未相應上有淳厚之求而下無越軼之行未始有戾焉往者逆璫擅政濁亂天常于是有五拜以爲容九千以爲頌者而君臣之倫廢於是稱男以獻媚作孫以取悅者而父子之倫乖於是稱男以獻媚作孫以取驚於丹穴者而夫婦之倫傷於是結逆孽爲棠棣依奧援如鵠鴒者而兄弟之倫薄於是見利而援臂肝胆如平生遇害而下井石相排擠者而朋友之倫壞此其人皆素稱俊士自鄉而貢之王家者豈其不明于道耶上之人無所以提醒其心而勢利相搏憂患相乘故綱常之念頓輕漸漸漸滅以幾於盡耳大夫慨然于此而重修此堂以明

人倫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豈獨士無越思雖比屋可封也昔唐安史之亂張巡許遠守睢陽爲江淮保障迄使郭李諸將得一意北方以成至德之功抑寧師武臣力足相抗哉無亦惟是君臣大義固結者素故數萬人雖死不渝耳然則此堂之修雖與此倫並不朽可也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七 終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八

藝文十四

碑記

皇清王鐸嵩山中嶽廟萬聖閣碑記

蓋天樞廣運山川開品物之亨

地基篤崇樓閣肇諸禮之勝銀臺金闕駕霄漢巨  
齊臨瑤室玉都簇虹蜺而直上乎圃崑丘之府井  
絡星紀之元真宰福人晷刻錫祉斯則靈壇芬席  
惟譟無災丹篆朱章恒願脊嘏星辰日月風霧露  
霜春夏秋冬雨暘寒燠咸資始道之父普囿覆物  
之心不為寇于陰陽實肆赦于凶悔作惡惟日不  
足黑簿炯狀修吉與時偕行黃書懍若應埒桴鼓  
響替霹靂雷毛髮汗流髓骨神察三十三天欲界超  
脫者幾何人萬八千歲葆光陰騰者幾多世艸木  
鳥獸具奇偶而乘除蚌蛤龜珠與盈虛而生死使  
非神思尊其君長慧孛制其流飛孰為運世免其  
枯離綱紀縣其旺相高迂鸞組廣集虬輿熊能魂

魂陟陟降降籠萬里之赤炁瘞埋而昭祠招乙夜  
 之青祥窟宅而顯赫是故棲真于峻嶠妥聖於崆  
 峒不第灸山經聲琅函蕊彩吞棋示異食松增齡  
 乃若兩室者造化為之偃藏靈谷為之啟處縱觀  
 黃蓋堪建層臺金勝所存城闕控煙巒之致璇房  
 所鎮輪奐拓眎聽之津九蚌齊來入篆畢著僊鄉  
 福地鳳級龍階箕山峙其南密廟奠其內爾其盤  
 星跨險列嶂羅幽曠曠之所噓吹囊囊之所枕倚  
 分鏡修堞施鈞圓岡貝樹炤而繁花金艸茂而多  
 色飛泉瀑溜沐浴崩崖紫石藍藤肘腋丘壑雲璈  
 奏而緱山峇晨鐘鳴而潁水狂地號積刑畫樹要  
 春于不萎谿稱牝牡錦籟嘶風于脊根上鶴則天  
 門歛開下深則墜軸陡立右揜則丹梯垂臂左織  
 則桂撫匝腰莫不縹緲香火之間締結塵塚之表  
 化人雜沓半於寓區怪物撒坑伏於昊極纏峰寶  
 澗茵藍於重重斜陞危巔縱橫而漠漠清微碧落  
 穹闕寥陽物換星移何止一朝一夕水流花謝不  
 知幾世幾季燕麥兔葵洞砂石膽歸灸扇蝠人面  
 豕身一切孳育於峭風叢嘯於歲月淒涼廟後種  
 桃道士碧牕寒眺矚山圍煉藥羽裳丹竈冷床頭

古劍難刮黃金石上孤琴空彈白雪士女嚙歎庭  
 隘而瑤像無暉鼠鴟悲棲苔淡而石礎半塌故蒼  
 氣未團黃屋紅雲不捧玉皇神匪來棲事寡冥護  
 頃者國家鼎熾海寓變調葉縣焚燒騁鼃怒以亂  
 沴濟源刀戟張螳臂以紛紜血飛歐窶哭累鼻  
 未得盡噎滄水之熹徒聳遠駭肉籬之兇因知感  
 目顰眉嗥天跽斗威稜誕震則穴埽鯨鯢旒幢陰  
 征則林殲兕佛攝千秋之鉅運緒三聖之弘機不  
 觀賈公孰啟帝構始覺黔羸昭曷欲耀乎三百六  
 十五之度躔軒轅怒收應扶乎九萬一千餘之里  
 土况茲山角亢壽次甘石經詳羣象麗其高叅八  
 柱燁而截薛旣鑪礪以銅物亦臣木而妾金唐堯  
 升中周穆薦止彫宮綺戶宜負其高低疊觀復亭  
 需繕其體勢青嶮反照畫拱相臨綠嶂懸壺刻棗  
 間出豐隆前導望排曠而變犇列缺旁周延駕軒  
 而鳥貽千香絡樹空送釣樂之曹九乳聲鏞儀翔  
 鐵官之埜喝蹕以嚴祗架燔壁以饗奏章納世間  
 臧否之修三戶無匿行寥閭袞斧之舉六丁克巡  
 茂實以麒麟為種太白以鳩鵲褒觀射的鸞鶴翬  
 之巍峩鋪旗凝旒敞而泮盪夫積翠蠹峙登者消

乎咎哉立隼崎嶇禱者馴乎老壽月生危角可挂  
 新幡之文磬響東岑益煥舊刹之采若乃凡在曲  
 岬座日迴隈薦用節蒲網目瑣璐曳紺青詞之諷  
 疑增固鍵之華煎鹽明水之誠忽萃真人之會顧  
 聽卑者居不言而善應輸悃者隨所欲而必從舞  
 靈衣於鷕裾扣神鼓於琦袂何難生在五練破乃  
 重囚蓋燕寢清氤聿賴協力之助螭廊肅貌獲臻  
 曠築之成將見芙蓉巖鼎腹巖地雖不至寂寞灑  
 疆水菱鏡水暉精攸拭鏘芒翳翳乎鬻姨森森乎  
 霹足控控乎火傘睜睜乎雞翹鬲塞於千年之前  
 玲瓏于一旦之創總之阜闢疎斥遂依嶮以連榮  
 薨合爍煌竟僚桷而矯厲隣輕覆錦界壓吞珠殄  
 壘氛之捨攘淨却荒魑堞魁輟軍鍊之黜黹戡去  
 樹孽人妖珍林蔥菁聿澗水之和折筍卷啣唔看  
 塘肢之秀遇寧但燦彼丹青蓄彼恍慢刷茲銜銑  
 磕茲鐸欄正以虔愚慮以皈依邀烟鑿而初被詎  
 髣髴玉山之伯仲允齷齪笠國之屠廡登無上嫩  
 功化一切垢翫或謂州陵肆踐曾胥紀石於奔州  
 厓屨孔安亦傲鉢碑于峴首世道郵治五序循休  
 歲時禮恭百神受職庶幾璿猷行慶祚不終愒于

玄堂金字長苾芬可釋諶丁璫琰作之頌曰中寓  
 興賁與區料地以薤蕪燕開偉集智棲真高閣藝  
 檀蓋穉罔惑輓聲供其蠲饌神朝泊頰無敢僭忒  
 幽明倉况厥奇顯示蠢茲不庭虔鋪我爨玄天隕  
 之貽以美利勿謂徐憚庇休日至光宅斯命自我  
 民視礪煥披拂琳瑯共祭峰嶺來色窳窳啐齊千  
 楣星懸四拱遐霽接磴窺壓瓊苑于衛人鬼翕欣  
 霧道冒麗二熊拜伏煙室繚獻鑄鑄甯知龍蛇醒  
 窟崖虎效肅援颺斂厲松映觚窪鑪泛縷斜周砌  
 瞻密七寶攸如同灼玉女立侍如麻而演真訣誘  
 民無邪香來迷迭空散真花香赫道肆帝威無諱  
 物無札傷禾登構柳寒熱時誠淡裁氓嗟縈善倓  
 朕恂慄邇遐佻佻姚功與山  
 為家馨香保祐屹康燦涯  
 宋權虞城縣范侍御

修城碑記

余稽古志虞舊距府治東北土城卑隘

汝澎湃之間歲苦頽圯明嘉靖十年詔徙虞于茲  
 焉然時和歲平固無浸泊之驚而積雨頽圯之患  
 猶是也萬曆壬子邑大司寇楊公率工修葺之嗣  
 是歲煩徭役司民瘼者不能無隱憂矣崇禎八年

乙亥秋余奉冊南征望故墟林莽間雉堞錯出人  
曰此虞新甃城也余喜而登之見其臺隍峻浚囊  
括萬家乃浩然歎曰壯哉麗乎抑亦異矣夫兵燹  
之後觸目皆殘破之區而虞獨完且壯麗異疇昔  
此必有大功德主在時邑之士民忻忻交誦於人  
曰余邑之獨完而俾余得安茲土者賴此城城之  
能守而致壯且麗者賴余邑直指使范公舉事之  
始來甚悉乞余言鐫石以志不朽余聞修城之役  
募銀千八百有奇僞工興役昧爽綜理然而工繁  
財匱無何而甃告乏矣無何而役告逋矣公除例  
派外蠲家貲五千餘金無何而乏逋猶是矣公仍  
折鑿帶質簪珥復益千金以就大緒城修高二丈  
二尺有奇長一千四百餘步樓堞弘厰翼如也女  
墻逶迤森如也睥睨之隙置屢凡八十餘楹爲城  
卒棲息奏角之所工興于孟夏之朔二日至是歲  
重九日訖工嗚呼可謂神矣蓋緣公切劑勸勉有  
不能者教之不逮者匡之瑕則匿之小有善則揚  
之故堊者運斤成風引繩而汲者如貫魚野航短  
棹運土石者如鱗次歡呼踴躍夙夜在公夫非公  
運以才識格以神明而能俾人忘勞苦遂速役如

此哉方其民之抱難色也孰爲公懷而今則雞犬  
不驚閭閻相接晝則含哺宵得寧寢其誰之力與  
余嘗謂道之起俗猶春霆之行空耳霆之初行也  
靡不愨然割然非有囑囑呢呢作怡愉可人之籟  
旣而幽茲發蟄嘉條欣榮洩洩焉洋洋焉羣動和  
鬯昔之殷然割然者皆化之士懷宣導氤氳之氣  
能不與俗而俱化者幾希矣惟善行者饒過人之  
才識道不計孤高位不泥隱見投至艱而獨裕肩  
鉅事而獨起臨大疑而獨斷惟欲歸福于民庶而  
不近名于厥躬余於斯識公能行道也方今財誦  
于上民瘠于下令申于民皆榆里焉求給于公帑  
若汲諸胥井焉當至艱衆疑之中而特立福民福  
國之鉅事噫難矣先是寇薄城下公率縉紳衿佩  
及虞之齊民樹幟城上自著皂帽挾匕首蓐食露  
寢于斥堠之間發縱指示生擒賊數十人格殺之  
衆皆驚潰寇旣退公復率衆曰寇狙狡如飄風因  
安弛脩可乎吾與子得安茲土者城之力也書云  
有脩無患城其大者與於是牘請於官易城以磚  
衆當此時訛訛有難色公獨投袂籌畫其間焦心  
毀顏抔民如痾治城郭如廬舍甫五月而功成亂



能靖之安能守之興起禮俗福民而禪于國家公  
 之威烈為何如虞民之德公方世世無斃也哉昔  
 詩人美召虎謂其能嗣祖德公系出宋文正公裔  
 自縫掖至筮仕莫不符合先公事實數百年而下  
 又見斯人在一邑則一邑安在天下則天下安矣  
 豈獨於虞為一大功德主而已乎是役也申請為  
 程公萬里董役為李公根深繕完為秘公業捷皆  
 邑父母也公諱良彥字毅伯號濟略萬曆丙辰進  
 士繇行人歷**亢得時重建開封府儒學碑記**昔人  
 監察御史云天下治亂豈非諸儒輩出人文秀上為  
 州盛衰卜天下治亂豈非諸儒輩出人文秀上為  
 風氣攸歸耶

清興中原庖定懷柔百神而文廟麗開封者湮塞不  
 治鞠為茂草牛羊散牧其側釋奠靡從紳衿失所  
 飯依父老為之垂涕余撫豫下車對之伍徊會開  
 封守安福朱君謀之率所屬共襄其事悉欣然從  
 之因各蠲俸闢高敞地市材估值不數月告成中  
 為大成殿後為啟聖祠前為名宦鄉賢祠又東為  
 射圃西為明倫堂堂後為尊經閣傍列四齋官署  
 前為泮池門廡庖舍以次漸備瞻擗頂禮之餘揖

諸生而詢曰此舉再後不治可乎曰再後不治則  
 梁木幾頽攀援無地又詢曰前此不治何居曰前  
 此不治緣拓構無資泰山徒仰起衰濟弱將于是  
 乎在公讀中秘械樸尤屢速舉盛典斯道不秦蕪  
 矣余曰不然聖人會人物于一心萬象異流而其  
 體通古今于一息百王易世而全神道麗中天顯  
 幽畢照不係廟之治不治也而人心有寄衣冠有  
 歸于是息亂而釀治者所禪非輕迺余為經始而  
 和者風應亦以見人心同注勞則思治之侯也夫  
 思樂之頌不後闕宮茲者城郭未繕官署未飭而  
 亟為此舉急先務也昔禹拆洪水孔子作春秋並  
 昭千古而闢楊墨以正人心者後儒推原謂功不  
 在禹下汴罹水患防捍多方尚無成績未能灑沈  
 澹災而兩役並興非亟其欲也恐倫彝攸斃滋害  
 甚于洪水耳抑孔子殷人也而有在茲之嘆惟開  
 封東望微子故墟西邇文王演易纘祖承父于此  
 地倍為留連今煥然新之車服禮器不更深景仰  
 之思乎余樂為之記工始于十一年之四月成于  
 十二年之八月是役也始終經營者開封府知府  
 朱之瑤協贊者同知胡鳳閣白方熙張爾翮劉愈

奇通判李如璧推官吳崇熹助役者祥符縣知縣  
孫如林等董匠者府學教授楊四瑞訓導杜啟禧  
王觀生例得 **薛所蘊餘濟河重接遂村水利碑記**  
並書謹記

沁水出上黨謁辰山迤邐迄野王之枋口川巖蕩  
折波勢翕旬古人導以溉田不知助于何代自魏  
司馬孚表興河內水利蓋土人資以為歲久矣繼  
此陵谷移易又不知堙塞何時明萬曆庚子間河  
內令鳳翔大司馬袁公應泰創鑿廣濟洞渠而濟  
侯史公記事于水下數武亦繼鑿永利渠蓋與廣  
濟同其灌溉云然廣濟下流百五十里許派之支  
分以二十餘計霑濡所暨為邑者四而水利南流  
不逾二十里迄于濟境而止何其功溥而被狹歟  
且其支流所注為渠僅二一渠東南透折至官莊  
入澳一渠南徑遂村東桃園入澳逕官莊者天啟  
辛酉間河內大衛孟縣曲弘等村士民接以為餘  
濟一渠涓涓幾何而上游者又復多所恡閉澤不  
及遠

皇清丙戌五月偶偕姻婭司李楊君循如步至桃園  
砦口見水自遂村來者奔放湍決建甃入澳濺雪

吼雷驚濤怒迅以為此何非斯民之命而委脂膏  
于逝波哉乃相與相厥形勢曰可折而北合之餘  
濟以補不足惟是異日者攬越正號則濟之人以  
為惴惴爾余指水矢心曰以餘于正有如此水衆  
乃欣欣有愉色走牘請之鄉先生銀臺段公侍御  
周公咸曰可而濟侯晉公孟侯傅公同蒞厥事傳  
侯且即投牒上官報可畚鍤肇興于丙戌六月之  
六日斷手于丁亥某月之某日而餘濟尺濤幾幾  
乎永利全浸矣先是患南雍村迤南隆汗下水勢  
不能軼而北詢之父老僉謂架橋渡水可利攸往  
余乃捐二百金建木梁以潛水並用價購民地若  
干畝為渠基由是逕南雍東流官莊北環楊中丞  
祖塋前為帶形滙之餘濟舊渠深廣倍之首大衛  
次小衛王亮葛萬為河內地其在孟境者則曲村  
弘道羅莊堯村吳家寨趙莊藥師蓋沐浴膏液者  
疇以十餘里則四十焉是舉也利在奕世廣其惠  
以及隣者濟之鄉先喆與諸子衿義民也主其事  
者晉侯傅侯而相度鼓舞以利濟我二邑者司李  
楊公之德為最宜壽貞珉以誌不忘晉侯諱承家  
山西洪洞人傅侯諱爾杖遼東蓋州人銀臺諱國

璋萬曆癸丑進士侍御諱維新萬曆己未進士司  
李諱挺生循如其字子衿義民則商生昌祚李生  
等重修廣濟河渠碑記  
沁水自晉境折入濟源之  
枋口昔人引以灌田其來

舊矣顧渠口初未審形勢之便易湮淤遂通塞不  
常時有廢興明萬曆庚子間大司馬鳳翔袁公應  
泰令河內相度水勢鑿石山為洞置閘司啟閉引  
水出洞口滔滔汨汨東南流歷濟河溫武四縣界  
又數分支流以資灌溉名曰廣濟洞渠其役夫甚  
衆其慮始甚周其落成甚艱而其永濟乃甚溥其  
下又有利稔豐稔渠用濟廣濟之不及而膏腴沃  
壤幾盡境內土人即洞上劈石為祠有袁公像歲  
時伏臘走奉香火不衰至美之曰功不在禹下云  
越數十載渠漸淤塞水之滔滔汨汨者僅存涓涓  
細流而澤不下究遇亢暘民動攘臂相爭日囂囂  
於庭而究無救於禾稼之稿邑侯孫公目擊心傷  
曰沁水東注未少殺於昔也洞渠自在大司馬之  
蹟其可忽諸忍不似續坐視竭澤以為吾民憂刻  
期集衆謀為疏濬之舉初有慮鳩工之難者曰或  
豪強之多梗也或因緣之為奸也或孱弱之偏困

也有一於此勞怨生焉功難猝就侯曰吾因民之  
所利而利之其強者吾以公服之其奸者吾以明  
察之其愚而弱者吾以均恤之苟有利於斯人勞  
怨其奚辭工既肇庶民子來踴躍趨事無怠者強  
者奔命弱者心服猾者無所施其巧朴者無所愛  
其力自廣濟正渠以暨各支渠並利稔豐稔諸渠  
咸濬深廣如舊式未三月而告成事水之涓涓細  
流者復滔滔汨汨如故浸漑之利大饒而邑用不  
爭邑紳王君玉汝來徵記余嘗稽三代井田之制  
方井之地廣四尺為溝十里之成廣八尺為洫百  
里之同廣二尋為澮故不言水利而田無不受漑  
者自秦開阡陌以後古制蕩然而歲事功成資於  
疏渠灌田之利為多覃懷水利其所由來者遠鄴  
道元注水經引晉安平獻王司馬孚為魏野王典  
農郎將具表言枋口木門朽敗易以方石溉田滋  
廣唐貞元二年隴西公李元淳刺懷州開渠七十  
餘里史又稱溫造為河陽節度使太和五年浚古  
秦渠枋口堰役功四萬漑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  
田為千頃可見枋口渠自秦有之字從木當時以  
木為渠口司馬獻王乃易之以石猶易堙淤至袁

公鑿為洞功乃益大利乃益溥耳天下事往往振  
迅於創始而後乃因循凌替故繼起之功貴焉夫  
枋口昉於秦沿至於魏非司馬氏易以石則故渠  
不可問矣自魏迄唐渠將焉往而李隴西復以七  
十餘里著功由貞元二年至太和五年纔四十餘  
年間而溫尚書又以開河顯唐史何歟豈非時通  
時塞疏導之功不在始作者下哉今鑿山開洞前  
有袁公不有公之力任疏濬則袁公之澤漸至湮  
沒故茲役也公於河內永利濟實大有功於袁公  
溯而上之雖司馬獻王李隴西溫尚書至今存可  
也工甫竣侯適奉

欽召徵試補天官郎邑人肖像祀公當不減袁公而  
不在禹下之頌又將追美前人哉工始於順治十  
五年十月初二日訖於本年十二月二十日役夫  
三萬人侯名灝字湛一巳丑進士順天之大興人  
孟人薛所蘊受墨河內為氓實被公澤因為記而  
繫以詞曰謁侯之山沁水出焉層折蕩激歷險成  
川流徑野王噴射巉巖古人胥宇鑿渠通田枋口  
自秦遺跡蜿蜒木門易朽時有淤湮司馬爰興壘  
石為堅有唐續緒溫李輝聯夫何歲久故址空傳

有美袁公洞天肇闢峭壁嶄巖巨靈力擘鯨吸雷  
動魚龍以宅翁匿支分爰及阡陌日居月諸漸憂  
竭澤孫侯繼之疏濬有浩滔滔者流青青者麥我  
侯戾止其心孔憚貞珉載紀厥功於赫赫昫原隰  
續禹之迹

### 徐化成重修光州察院碑記

豫州處天下之  
中汝郡復處豫

州之中光又汝之阨塞地猶腹心之有喉肩臂之  
有指也襟河帶淮廣輪四達南則西陵沅鄂百粵  
金碧東則壽春滁泗吳會甌越西則宛雒荆襄三  
巴秦晉北則彘門朝歌韓魏燕雲以及遐荒徼服  
冠蓋輪蹄之屬置郵傳驛莫不假道其間至于上  
臺行部使者觀風或攬轡而諮詢或駐節而容與  
時月之內殆無寧晷此光州察院之設其所繇來  
遠矣亡何歲次乙亥流寇破南城蹂躪焚戮歲以  
為常瘡痍之輩與保殘息于鋒鏑死亡之下恃有  
北城在耳辛巳仲春北城復破毀闔閭填池隍公  
署民舍悉付祖龍察院因之而就燬矣于時遺黎  
吊影珠米難炊老稚殞乎溝中少壯逋之異域青  
燐泣雨楮壁迷煙堯封禹奠之區寧堪作甌脫視  
乎恭遇

興朝定鼎銳意救寧起草木而維新闢乾坤於再造  
然而劬勞在野戶口未盡復也劍刃作佩田疇未  
盡易也癸庚是虞儲待未盡供也咕嗶在塾禮樂  
未盡習也前之縮綬來者食瘠壤撫瘵民筋力坐  
消于應酬精神半耗于催督國之庶政巨如壇壝  
封樹之經邇如道巷門渠之程尚不遑餘力以辦  
治之况郵亭傳舍欲返舊觀有不類築室而道謀  
者鮮矣余承乏茲土自戊子蒞治以來日鯁鯁以  
弗勝厥任是思首為民間策安集諭開墾招商旅  
銷竿木浸假而賦役定徵徭均矣浸假而絃誦作  
文物變矣既而葺兩城表丹樓如霞之觀營學宮  
侈宗廟百官之美又為之芟荆汰莽鳩工庀材緣  
故址而鼎新之繚以周垣樹以塞屏前為門三楹  
儀門亞之中為堂五楹後堂如堂之制前後各翼  
以廂最後為書房三楹重門洞開所以別內外資  
遊息也是役也百工俱備三月告竣費不需國課  
工不動里甲一錙一銖皆取于薄俸與鄉紳士庶  
之捐助者合力成之余因是而重感于興廢之間  
也人情當締構之初生齒蕃息物力殷阜不難噓  
成雲而吸成雨徃徃有亟呼而緩應者况重建于

兵燹之後家縈蔓草戶苦石田盼半菽為煎膏籌  
粒粟為擊髓使非先之好義樂輸豈能值凋殘舉  
大事而毅然恐後若此乎不  
揣孤陋謬為記以勒諸石 **沈荃榮陽縣重修儒**

**學碑記** 大梁之西北隅曰滎陽邑者叢爾地也余

川欝盤左廣武右靈源敖倉據其南黃河繞其北  
始知為天下要害處也昔人有言其山嗟以峩其  
人磊落而英多意必有倜儻奇拔之士生于其間  
足以佐國而振民者乎乃入其邑其民則訥訥也  
其士則莊莊也于是登夫子之廟堂瞻兩楹之几  
杖雕梁既壯趾翼斯飛冠劍如新鍾簋不改余不  
禁棘然以思慨焉以歎顧多士而告之曰爾儕至  
今日始獲此寧宇也蓋中州自大寇肆虐井邑丘  
墟小人盡赴水火君子半成猿鶴定鼎伊始士族  
稍集而蘅茅雜糝鸞梟共處乃至輿臺而襲子衿  
髡鉗得遊鄉校其詩禮發家沐猴而冠者又不勝  
屈也數年以來次第芟蕪薪樵蔚起雖復人懷鼓  
篋家擅鳴絃而泗濱無揖讓之壇稷下乏周游之  
館顧瞻周道鞠為茂草詩人所歎殆又甚焉爾多

士既獲此寧宇矣有堂擴如是即爾之澡身浴德也周垣四維是即爾之峻宇堅操也重軒三階是即爾之日升月恒也游焉息焉而義府有逍遙之安舞焉戚焉而禮闈有翱翔之樂爾多士其毋忘此寧宇庶日懋厥修以迄有成也哉于是邑令孟君揖而進曰茲宇之是堅是塗也實下令倡之而下令不敢尸之唯是一二僚友以暨縉紳大夫博士弟子咸有力焉為殿五楹為祠三楹文昌始營兩廡乃構然後繚以高墉闔以重扉輪焉與焉諸美好備矣其經始也有靈臺之子來其既成也有新廟之孔碩形民之力而無厭斲之志故今庶人忘黍離之哀而學士有于邁之樂用是拜手乞言以光貞珉余告之曰絃歌之化始于武城文學之興必由良牧昔重泉張樂而鸞鳥來遊鍾離修廟而白璧告瑞詩書之化捷于桴鼓今滎陽以楚漢交爭之地遂有鄒魯文物之風剛滿秀滿亦隨乎善治者之維挽耳願子益勤于董訓俾滎士益無懈于率從將吏治蒸蒸而士風日起豈獨滎人受其福四鄰且觀化焉余日望

張縉彥復修新鄉學

宮碑記

余嘗過闕里游孔林松檜蒼然車服如在而人士彬彬以禮相進有古聖之遺風焉及濟南謁泮宮肖像祭器皆上世制作蓋去聖人之居如此其近也越二年抵里瞻先聖祠廟則櫺星門以內荒草塞逕堂廡傾圮暨正殿亦上漏下濕不蔽風雨矣思念衛魯之邦素稱兄弟夫子常過衛嘆其富庶又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返則却鄙之墟有聖人之車塵馬足久矣記載既邈遺風遂衰求其如鄒魯之鄉觀其禮而服其教習其器而淑其澤步趨古先而風氣穆然不變不可得也廣文楊君篤志古學慨然有興復之志欲全新棗楠為士人倡始將謀之邑大夫與鄉先達及博士弟子員共襄成之雖兵燹之餘時縮舉羸似有未易然經之營之漸次改觀亦以云救也

今天子親政即親視國學釋奠孔子且諭凡百有位仕優則學以佐右文之治則緣飾文事以式仰止亦達化維俗之盛心非徒輪奐觀美已也况吾鄉人文蔚起科第聯翩車服禮器彬彬相進吾衛之風竊願比之

南陽府儒學碑記

古之學宮祀先聖先師蓋自唐始也

貞觀中罷周公祀與主孔子後世因之益封殊禮  
 有加臨雍釋菜上丁報享公孤九列瞻舞於庭外  
 則藩臬暨州郡長吏齊宿虔事凡御史大夫部使  
 者而下行部必謁月朔內而大司成率國子俊秀  
 外則郡邑長牧率博士弟子員羣然拜下視古昔  
 先王何其盛也余嘗讀大易曰君子教思無窮容  
 保民無疆夫天地生萬物聖人成之唐虞之世稷  
 播百穀契明人倫厥後皆有天下數百年然未以  
 萬世為土也闕里之志斷自契始孔子曰某殷人  
 也豈非明教之功倡明唐虞之道三代之絕學其  
 賴民者無窮故食報無窮也  
 今皇帝定鼎崇儒術敦大道親幸太學釋奠先師將  
 以天經地義為國家之本教則奉揚休明以輔佐  
 右文之治當自股肱大臣始嚴學先生以少司農  
 忝定汝政事定故務穡重禮有先王風白豸虎肆  
 噬稷鋤棘矜丁壯銛於鈎戟人士委瑣齷齪以求  
 死其高者竄心豎白同異迷陽卻曲為險僻矯誣  
 之行首四民而為禍階肝腦塗中原無底止先生  
 始至吊死傷問煢獨繕兵械捍水患韎韐前集各  
 瞻其事決口批挑夫不厲其行前後上書當事數

千言皆得報迺愾然曰襄樊未靖我當以舞干格  
 之于是檄郡縣髦士館以餼課以藝一時聞公名  
 者執經恐後于是披荆茨見廟貌之巋然僅存如  
 魯霧光者巧人能以時填乎詢故老舊藩實建其  
 地廟徙東廓今唐藩已舊制可復也公乃語郡守  
 相暨邑長吏及典兵者輸俸薪緡錢若干萬經始  
 于癸巳夏自奧阼以至廡門堅楹平城材無雜良  
 工無浮食民無作勞將以務三時修五教以崇裡  
 表正吾徒整萬物而不為戾也已廟既成公越千  
 里走一介命余為記余思之自余入東土游闕里  
 見車服禮器登杏壇瞻孔林覽古檜羨墻慨思先  
 師聲容如或見之及涉汝渡泗齊魯鄒滕之郊諸  
 弟子或仕其地或退而修業遺言遺行故老猶能  
 言之即異世而後如魯申公伏生高唐生守其師  
 說成一家經術高等去聖人之居如此其近若夫  
 方黃桐栢間東京以下將相挺出而先正原本正  
 學從祀廟庭者昌黎韓氏而外何寥寥也夫志聖  
 人之道必得其門而入猶適越者必以舟適燕者  
 必以車也公以翼翼陶斯薰斯今日人士之舟車  
 也易之萃渙也以立廟夫禮散而不復樂湮而不

作渙莫大焉立廟者其有憂患乎異日揭鳧嶧于  
 嵩河燦燿星于中天如七十子之在齊魯鄒滕弗  
 論也寧無有秉道闢異如昌黎其人者千里而一  
 士若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接踵而至祧諸家  
 而祖孔子升堂入室寧惟是觀厥美哉教思無窮  
 容保民無疆其意洵可思哉方今崇儒術敦大道  
 而公伐鐘考鼓憲章百代真古大臣之風也哉戴  
 公諱明說字道默畿輔滄州人癸巳夏四月記

**創建新鄉磚城碑記** 皇帝嗣服十有二禩念疆圉  
 多故保民捍患修練儲備缺  
 一不可為制書宣示海內先畿內次河北山東以  
 及梁楚川陝江南各有期會其時承平久郡邑土  
 垣短且圯遽易而甃咸謂非常之原頗難之所在  
 長吏持文書支吾莫敢先歲又大饑里中父老苦  
 征輸畏勞役動以為言撫按藩臬諸使者馳檄如  
 雨下邑侯愀然起曰城所以衛民若罷民以城何  
 衛焉然無城亦無民也進邑中紳衿及大姓而正  
 告之天子誅寇孽不能執戈于役有財者自宜輸  
 委况固圉安宅亦自為謀也於是向之動以為言  
 者又咸自喜輸金錢粟米有差仍不足侯又捐俸

以佐之其金錢之出入以邑之紳衿主之而侯不  
 與也經始于十二年之五月至九月而告竣廣延  
 計一千一百丈高三丈七尺基以巨石扁以重墾  
 砲臺女牆足以示敵人而壯封域屹然為河朔雄  
 區矣余京邸每閱省直報章修備一事誠如空谷  
 足音聞此役也深嘉厚載之利新民保焉侯之才  
 有大過人者矣古人云保障哉其我侯之謂與城  
 枕衛水浮流而東侯今修壩壅水自西北周環繇  
 東北復入于衛映帶新城洵湯池也周詩兕且之  
 章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有侯之和戢人民而被  
 于上下無形之險真險也若夫無俾城壞勞役不  
 已詩人憂之我侯憫焉悅以先民民忘其勞易之  
 訓也余且賡兕置為我侯志不朽侯秦之安化人  
 諱壽圖號青砦其時都御史李公仙風直指使高  
 公名衡守巡道張公弘道等咸**聖壽寺碑記**自秦  
 嘉惠區畫克底厥功敬為備書  
 得金神祝以茶蔬而佛之名始入于中國非自漢  
 明帝始也列子云西方有化人其教不為而自成  
 故化人者佛之所以為教也中庸曰動則變變則  
 化化者聖人之所不易至而佛之所有事也自世



失其教于是立君以治之又立師儒以道之又設  
為詩書禮樂以董習之又刑名科條以震懾之  
而人卒不式于訓俗卒不底于善于是釋氏者流  
嚴八戒以救三途俾世人咸由戒以得定由定以  
得慧山河大地盡耀光明化成天下而不可指名  
于是佛之功德遍恒沙而佛刹亦遍恒沙矣小異  
衛南雄鎮桑柘滿野雞犬相聞舊有聖壽寺極巍  
麗之觀創元大德中後以兵燹燬天順中修再燬  
萬曆中再重修至明季又燬順治四年檀越杜相  
典謂緇衣宗鳳戒行清正命主募化七年以來丹  
聖輝煌新舊殿凡七莊嚴像設者凡數十方丈禪  
室齋房凡二十餘至十一年而告成將貞珉記之  
適余適浙過里宗鳳踵門以請余曰此佛化之最  
廣者也夫君之治威之而不從師儒之治勸之而  
不馴詩書禮樂刑名科條遁施之而不服而釋氏  
者流振錫持鉢乃能使千萬眾捐金出粟發大喜  
捨成大善果此非華面革心之明驗歟夫德及一  
鄉者化一鄉德及一國者化一國德及天下者化  
天下至于窮鄉下邑村夫野婦無不稽首傾心聞  
風而景從此佛化之所以大焉君與師儒不得不

借此以補政教之窮者也夫君子所過者化帝王  
中正顯若而下觀而化化者古聖帝明王尚難言  
之今宗鳳所為足以明佛之化又足以明宗鳳與  
相典之式于化又足以明宗鳳相典之足以使大  
眾咸沐浴于化而不自知其為功德願力願可少與  
**李昌祚重修廣有堰水**

**口碑記** 懷郡西南之水利曰廣濟渠昉於漢由枋  
口分沁流灌百里而經制盡善則自明萬

曆間袁大司馬始司馬令河內時驅民開山引水  
易枋口為石洞三年勞苦始告成計夫分水諸堰  
規畫制度固無不詳而永濟廣有兩堰為尤詳蓋  
以廣有取小洞口於永濟河身分水是一渠兩分  
而永濟夫名一百有二廣有夫十一名半公田夫  
二名其統得水於廣濟渠者又止五尺七寸每月  
必有啟閉時刻俾其多寡之數相敵而無偏累之  
患耳司馬立法其不欲久行無弊可必諸千萬世  
哉乃一毀於強紳而濶其口再毀於虛藩而去其  
跡且新入夫各以爲口寔是袁司馬之欲必於千  
萬世者乃竟不能保於二暴之手矣舊制既湮歷  
十餘年兩河之勞逸利害遂相去霄壤往歲冬邑

令孫復興疏濬淤泥上下得舊址復修之其意即未必如袁司馬之取必於千萬世而亦以為可稍及於數年何意發軔之日又為強暴者毀余甫泣懷永濟之士即以是控余下其事於司河之全別駕一訊再訊得其情並得其人治以罪而郡之賢者爰為請寬其過止責令修闡折衷新舊夫數而以一尺七寸為制越月告成功永濟之士請余為文鐫石余曰是昔袁司馬之不能保於二暴者余敢必諸後世哉夫強暴之行代不乏人保無有恣肆如某某者乎雖然毀不毀存乎人不可毀存乎法余第為不朱之瑤重建開封府儒學碑記古者可毀者而已建國必立之學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後世之郡邑古五等國也豫於建侯稱中土焉開封為歷代帝都前朝以迄聖代於環豫稱省會焉泮宮非其所素有歟當不佞之瑤卿命出守此邦求所謂釋菜先師之堂而無復存俛就邑學告成焉蓋曩者寇氛水患此邦視域中禍尤烈稽於徃籍開封府學

因元汴梁路學也元因宋國子監也處郡治東南隅再徙麗景門西北其規制宏壯方策侈之乃一旦與更沙魚鱉之生民銷沉不返吾儕幸際聖作之朝學古右文加意菁莪樂育之治職在師帥顧得因循陋略弗克推廣德意以崇起黌舍聚處生徒而教且誨之其如居中列郡之弁冕何矧自歲壬午迄茲以貢士之院則徙而河北以典學之司則徙而屬邑不聞啟荆棘來持橐而校舍毫之雋踰一星紀矣此邦造字之墓頡皇攸宅沒儀之吏鐸聖攸逢實為萬世之教儒術之祖豈當之瑤躬承其地而敢弗耀於光明耶乃要領有三曰院貢舉曰署衡文曰建郡學雖然二者有待待河工之議息城垣之議修然後微有餘力獲還諸大吏所都居與盛典所有事惟建學則其首重矣於是上啟乎大中丞亢公泊藩臬守巡監司各公而徧咨乎邦人之為鄉衮為故老為子弟員遞捐月祿合乎邦之捐助有差瑤也傾橐以赴因以倡諸僚屬咸起而和焉爰就河臺方公所相吉壤經營是始坐坎向離昭文明也殿東堂西就形勝也匠石奏能時日合吉居亡何而大成有殿殿後為啟

聖祠明倫有堂堂後為尊經閣下為遊梁書院南則櫺星之門距半壁之池可十武鄉賢名宦二祠在戟門前左右號舍在尊經閣堂左右庫厨庖湏靡弗具各齋官廨在殿旁射圃在殿迤東次第告成一遵盛時之制功垂竣會學使者有八郡掄貢之試不佞瑤亟具贖往迎遂辱惠臨會大中丞亦時至兩公皆玉堂瀛彥瑤敬為邦人士額手慶曰一紀而後文明之脉煥然聿興也嗣是典學有崇署比士有廣院春秋釋奠於斯宮各復其始用無媿夫中土省會之號敬再為邦人士額手祝曰學既具矣藏修遊息有其區矣務有以黼藻休隆風規朝野遠無慚受業之先賢上克承作人之聖主庶幾闡習悉消于逝水光明重揭于中天其惟爾邦人士勉乎哉臻而上焉以期乎復性衛道宗遊梁亞聖之學而配觀河神禹之功業有大中丞亢公之記言儼提耳而訓爾士矣工涓于甲午年四月某日訖于乙未年八月某日不佞應掌故生徒之求泚筆而序述梗概者如此繇大中丞而下姓字籍里捐祿之日逮及僚屬同心此邦李胤岳裾衿耆舊欣助名氏詳勒碣後誌不忘焉

重修太丘書院碑記

甘棠以人重也邑之西五里漢陳公寔祠在焉乃若建于

邑中比于學宮誦書明道人才于是蔚興一邑寔嘉賴之則太丘書院是也太丘書院始為陳公清靜訓道之所在縣治之東後為太丘驛明隆慶二年左公思明以為驛宜設于郊以迓使者且地寬裕馬可蕃蓄邑中地狹而促遂移驛而復建為書院爾時永二百年無甲榜是科胡公格誠遂捷焉嗣後鄉會每三四人歲久而廢崇禎二年丹陽賀公鼎來蒞斯邑進髦士而訓之曰吾欲于邑建立書院令諸生誦習其中月試而日課之乃求得太丘書院遺址擴而大之東西二十武南北五十武門以北東西各建五楹北則講堂五楹楹之東西各有廊而小堂之北有廊而大東西又各五楹北則又堂五楹堂之北藏書樓三楹列陳仲弓像于中弘麗高敞煥然巨觀也賀公以文學甲天下所簡拔士皆先後飛鳴為名卿碩輔童子穎秀者搜羅無遺隣邑來試者亦與焉學使者潘公會紘秉藻鑑雅推重公凡所薦士無不前茅公又薦各邑童子七十二人皆列學宮余時廁名于中公不令

知也公之前二十年郡守鄭公三俊創書院于郡  
 作人之盛後先輝映焉公擢大同口北道以直忤  
 時歿于京公去後邑罹兵火巨室焚燬殆盡而書  
 院巋然獨存豈非鬼神有以呵護之與卽以是爲  
 三公之甘**楊璫重修光武祠碑記**余嘗上下古今  
 崇也亦宜漢世祖原其始起兵于春陵今之河東豫南卽其  
 處余不禁掩卷喟然嘆曰莫知其所以興與其所以  
 以王抑何易也

今天子南慮中州爲京師腹心重地而豫南一路最  
 爲中州南壁襟喉母何分藩駐臬謬及璫兢兢  
 奉璽書而甸釐茲豫南也攬轡觀風則見夫擁成  
 臯阻商阪控襄漢聯關中西北去郡甫百里在漢  
 爲堵傷楚子跨險方城我

國朝仍名裕州係北上通津形勢之要甲于西南噫  
 保障哉河山千里誠用武之國乎因知光武之所  
 以興與其所以王端在是矣蓋聞圖定霸王之略  
 者得據地利爲先着書光武起兵春陵志得地利  
 也况鄧禹賈復馬武岑彭之儔一時降生於豫附  
 翼攀鱗地靈人傑千載一時是以一布衣而奮臂

疾呼不數年間破王尋收河北鄙鄆授首盆子歸  
 降銅馬擊而淮西平隄囂除而張步歎三六重光  
 四七耀武奄有大物號曰東漢媲美西京帝業威  
 名赫赫在天壤其興也勃焉其王也忽焉理固然  
 者光武發跡豫南雖千古之下不必按紀而志卽  
 三歲稚兒亦能道光武遺事侈爲美談今秋予方  
 褰帷堵陽諸卿士父老以光武祠宇重建狀聞余  
 竊謂光武祠宇不居豫郡龍飛之境不居高密鳳  
 伏之所而祀祠于裕州何也昔光武微時經裕憇  
 息于此偶扳石石倒醴泉湧出後因卽泉爲井卽  
 井建宇額其宇曰光武祠歷五代宋元以來兵火  
 累經而廟址不改者以帝靈在天福庇桑土無夭  
 扎無旱淫有禱必應仁愛斯民之澤奕世不爽則  
 裕祠宇之修葺起建無怪乎樂于從事者津津猶  
 恐後也惟時董督任勞者則有某官某人贊襄布  
 置者則有某官某人經之營之攻之成之不日告  
 竣者皆宛蔡卿大夫士民之力也璫何有焉宛蔡  
 卿大夫士民以記丐余辭不果僅述其大槩如  
 此予不覺欣然曰今而後知光武之所以興與張  
 共所以王也勒負巖巖永柱祠右以垂不朽云

大將軍瘞骨碑記

宛民自失橐耜而日受蠹木隙

關西瞰淮水東流抑何時何地不為鋒鏑取牙而

天子曰嗟余指顧中原而莽戎聊定惟宛民殄滅此

完郭農無疆索民與寇狎居若綴公室傾覆而有

論無民即有民躋足不下而大將軍曰國初傷彘

後兵出選鋒勦盜而民不傷此吾今日之軍政也

行之歷年而形格勢禁盜與民分再行之歷年而

變定南汝而屏襄漢者姑不暇舉即傍河餘孽嘷

矣復推功于有司而不肯自居此其度量為何如

耶余嘗讀史每至吳起之猜忍殺謗已者三千人

武安君之陰賊坑趙降卒四十萬王斌之妄戮驥

貨其守西河拔上黨下巴蜀之勛非不赫耀一時

而事後論定其君其臣又未嘗不薄其為人也以

此論大將軍而大將軍抱活人之志見之軍功者

豈無狀而余獨表其掩骼一事者何也蓋掩骼王

政也有司不敢舉而大將軍舉之已出人意表及

訊之羽流曰大將軍初蒐于農隙見髑髏馬蹄間

擗蓬而過之罷晏而歸再獮于旣烝不但髑髏馬

蹄間而且塚多智井新鬼未藏而故鬼將出仍救

罷晏蓋自是大將軍無日無念不欲翳死人而肉

不槎蘖澤不伐天魚禁鯤鮪獸長麇麋鳥翼鷖卵  
 蟲舍蜚蛛先王種種不忍人之政皆充滿于大將  
 軍掩骼一事嗚呼此一事足傳矣乃勒之石以報  
 大將軍復推大將軍之意以作歌度羣骨大將軍  
 諱應祥遼東人歌曰古謂一將成功兮萬骨枯而  
 為沙詎知慈纛之一麾兮屯蒙廓其有家白日兮  
 馬鬣黃泉今天涯男耶女耶饑寒耶病耶有流矢  
 在白肉耶受將軍之度而咸利無為啾啾在野而  
 嘯悲戴明說南陽府儒學碑記  
 所以昔郡縣皆有學  
 化綦重矣顧歲久而圯齋廡弗治游其下者踈然  
 有風雨荆棘之嗟僉曰伊守吏胡弗問或曰伊邦  
 人士胡不是勤禮樂崩隕子衿佻達無乃國有大  
 咎余以佐計謫於藩政於宛南固楚豫間各鎮也  
 涓水環流紫山秀峙曩為光武之所奮興武侯茅  
 廬之所寄跡名臣碩彥史不絕書佳氣鬱葱今古  
 如一迺余下車而肅瞻文廟在宛城外之東偏蔓  
 草殘礫堂楹將墮余顧而嗟進郡吏及博士弟子  
 員咨之咸曰學在城中以藩出邸因移郡學以拓  
 厥址兵興以來城郭宮室靡不有災宜聖有霧乃

使寇焰弗入于俎豆今遺黎甫集未暇絃歌且楚  
 氛震隣民唯敝賦是供曷力以及膠序余謂非也  
 自昔臨雍釋菜勒為聖典漢高以馬上得天下納  
 陸生之言喜文學明帝于戈甫定即為園橋講誦  
 之舉豈獨饗髦是厲兼寓弭亂銷兵之策今廟  
 堂南顧用師非不撫髀歎乃親舉太學且日進文  
 學諸臣而策試焉非舞干戢矢之意與適因唐藩  
 廢址請于撫軍中丞公郡大夫率諸人士進言曰  
 此舊學宮地也修與建費等移而建費亦等曷移  
 之均肆厥力余曰善崇文古也復舊今也厲杰儲  
 才豫也爰謀諸有事茲土者大將軍若諸分闈若  
 郡若守令廣文以暨邦之薦紳先生博士弟子皆  
 有助而以余為倡自茲煦育人才鼓吹教化將以  
 日月之光洗甲兵氣豈唯宛郡科名聿盛將菁茅  
 溪垌之域有觀邵光胤正學書院碑記  
 也書院非古  
 化而來崩稽者者  
 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使大夫士有道  
 德里居者延為師餘子皆入學州長黨正讀法飲  
 射而教之其教學在上故學無異道士無岐學自  
 王教淪沒而教學在下於是道學名焉講習設焉

則吾夫子始也宋興建四書院焉貴與謂州縣之學不免具文鄉黨之學賢士大夫主之教養之規後先相望往往過于州縣則自四書院始也至朱子白鹿洞書院其條約可傳風軌足繼繇其道高者可至聖賢下亦不失醇儒書院之制原于此矣後世士大夫好自立異每廣積生徒以師道自任俗士使後學靡然從之講習之室如聚訟焉當世所以爲厲禁也教學在有司士率旅而進旅而退視學舍若宮府視師儒等官長其爲教尊而不親教學在士夫樂于自見其長恒別標言旨以爲教的甚且希心頓詣流入于禪悟其爲教虛而鮮効今以公廨爲講習之區以長吏兼師儒之任簡多士之雋益進而教之則學無岐趨士不嚴憚兩去其弊而兼收其効教之善術也余初蒞息適前任以見任立祠格于功令奉檄撤材鬻官余請于司李徐公得估值還官留爲公所諸生黃居中等共助成之祠右接學宮因以中廳爲明倫堂移後樓佛像別供禪室特祀河洛先儒程伯子叔子邵子及邵子文謝顯道尹彥明許平仲薛德溫曹正夫

崔子鍾何粹夫薛君采十二公以左右兩楹爲諸生問業之所時攻而月程之額曰正學夫教卽夫子之教也士卽學校之士也何以云正自教出于下商賜之徒各得其性之所近以爲學遂有執師說以行其意者而學有岐嚮矣夫子贊易曰庸言庸行子思子作中庸曰庸德庸言所以治教學而歸于正也道不外于人倫日用之間而訓習之久遂至于窮神知化循之則爲德軼之則爲邪三代之隆國無異教士無異學凡學術之淺深猶布帛有美惡菽粟有精粗分固差等而理無異同也自世有不學道之士而學道者遂自高其說以矜異于衆世亦從而異之正如舍布帛菽粟而侈言王錦珍錯衆咸望而震焉學術之失正意或由于此也故正之以庸庸則常常則不異而學歸于正矣思孟而後惟河南二程子獨得其傳邵子多天挺之英先後其間並列六子之付猶萊散之于伊呂也自此理學漸南一傳而將樂再傳而建安而金谿自洛而淮而江則大淮之津固吾道一過峽處也謝尹程邵皆豫產德溫產晉而領薦鄆陵君采籍毫而系出偃師得並祠焉祠曰河洛正學明道





梁書院者本故宋孟子祠而前朝直指桐城方公  
 改稱書院者也為殿六楹題其門曰仁義迤而北  
 建講堂亦如之顏曰性善其東與西各列舍凡十  
 有八而又糾僚屬捐美餼鬻祥符縣田若干畝歲  
 入若干為生徒講讀資可謂甚善矣迺汴當衝溢  
 潢潦之後井木湮刊即相國浮圖僅出地上尺許  
 豈復有遺基廢瓦令人得指而識之曰遊梁書院  
 者即欲問其名而故老蕩沒亦無有知之者矣余  
 驅車其地慨焉傷之郡守朱君曰汴城修復朝議  
 盈庭敢不竭蹶以圖顧事有本末勢有緩急城郭  
 者譬之醜髀而學校則腹心也比干戈搶攘之餘  
 游談剽誦中于士習懼人心風俗因緣大壞此腹  
 心之病也急而救之孰有逾仁義者乎博愛之謂  
 仁行而宜之謂義昌黎云孟軻氏功不在禹下  
 者此也而其說寔倡自見梁始今書院舊在郊外  
 首宜移置學宮夫今所謂學宮者饌堂號舍皆名  
 存寔亡也久矣誠建書院于此有室有庖有廂有  
 漏出入有所供膏火有所資使諸生以時講習其  
 中仁義性善之說充容于耳目之間而浸漑于詩  
 書之際不數年而教化益彰人材益出豈特無其

病而將有其盛也哉於聞斯言而懔然其即古者  
 教養之法雖出于私而寔在于公者乎其即三代  
 之舊制孔孟之遺意兼而行之稍稍得存者乎朱  
 君仍鳩工庀木經營不日其規制雖稍陋于前而  
 為法較密遂請于余得增博士弟子員科舉額若  
 而人且以孟子既配食孔廟為不設木焉禮也君  
 子謂是役也師古而不泥其迹創今而不害其因  
 既有當于朝廷興復之急圖而又昭合於聖賢傳  
 道之大指於乎一舉而數善備焉朱君之功誠不  
 小而余得從吏以落成之亦可謂無負也已朱君  
 名之璠江西安福人 符應琦宋范文正公講院碑  
 例得書以刻之石

記宋晏殊知應天宋之應天即睢陽也召范文正  
 公詣府學掌學以教諸弟子故睢陽有文正公  
 講院焉明中季睢陽沒于黃河城遷于北講院故  
 址不可得萬曆三十八年秋浦鄭公三俊來守此  
 土因創于郡東城之內門之北建講堂三楹堂之  
 北建文昌樓樓之北文正祠三楹祠之北藏書樓  
 三楹自門以至藏書樓之東西各建號房二十楹  
 集九邑士之俊秀者肄業其中月有給取于學相

風雨不輟者六載以故宋之名公鉅卿多出其間其後十七年而豫章萬公元吉司李于茲復修秋浦鄭公之事課士復六載以故雪園人文之盛接于三吳崇禎十五年講院毀于流寇西蜀丘公正策來守葺而新之余于順治十五年承

簡命來司李因思虞書之命臯陶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是弼教乃明刑之首務也遂造斯堂集諸士而課之一遵鄭公萬公之成規不敢殞墜因思范文正公之在宋理學人品顯于後世而鄭公萬公之在明氣節文章為百世師致相符也柰以謫陋承之敢曰繼三先生之後庶幾嗣守成規于無墜云

**劉之驥重修察院三司碑記** 自京師以達江南三千里以及吳越之區閩

王事出者反者蓋絡繹于宋焉而又中州諸上官來巡於茲土者趾相錯也胥于公署焉是資勝國自京師以達于江南陸則由山左水則由通滄河以宋之陸道西紆而東遠且數百里也宋之公署所迂送者不過中州諸上官來巡于茲土者耳鼎革之初曹濮之間榆園寇滋而山左陸道水道有

震驚之虞于是江南吳越閩甌之以

王事出者反者盡由于茲兵馬之盤息供億之煩與百倍于勝國而宋當流氛焚殺之後田畝荒蕪人

民逃竄舊有南察院布政按察兵備三司顏垣敗瓦荆榛滿目以故江南吳越閩甌之以

王事出者反者及中州諸上官之來巡于茲土者悉擇民居以厝之或湫隘而不容或渙散而無制官民逼處上與下交病焉順治十年春余以謫劣來

令于茲惻然憂之即欲創建察院及三司然當流氛焚殺之後田畝荒蕪人民逃竄而又兵馬盤息供億煩興計工庀材將安出乎不得已仍暫擇民居厝之而日夜勸墾闢招流徙節歲祿越二年而南察院大堂五楹成又置東西各三楹以及儀門周以垣墻而規模具矣越二年而察院之西隅布政按察兵備三司中修一司而大堂五楹成而後堂三楹成東西吏書房各七楹有大門有中門堂之東西各有厨三楹門之外有屏有垣旁有郡守邑宰之侯謁上官者各三楹而規模具而且悉矣此中一司也而左右兩司尚有待焉夫此二公署也以之修于全勝之時兵火未加物力充物呼吸

可以猝辦以之修于流氛焚殺之後田畝荒蕪人  
民逃竄而又兵馬盤息供億煩興之餘則憂憂乎  
其難之故萃數年之心力所構僅僅如此勒于石  
以志地殘也民貧也物力之艱也非以志余勤也

侯方域重修書院碑記

順治八年燕山王公來守  
歸德首下教博士弟子問

以郡政所宜先者博士弟子對曰歸有范文正公  
書院先太守鄭公嘗沿其意而創大之以儲歸之  
材居有號舍贍有田課試有約行之既久歸之名  
公鉅卿接踵其間出為當世用不絕而士風亦羣  
感動淬厲丞丞以變今雖去而人之謳吟思慕鄭  
公之澤者數十年不衰竊以為佐

朝廷興道育賢郡國之政宜莫此為大公曰博士弟  
子言是凡書院之為舍者幾楹其侵而居之者幾  
何家資餼之田幾區其官守因而入其租稅者幾  
何年今坐何所其試士之期月幾日條約之議詳  
而要者幾何具趣所司各以聞以付郡博士收而  
掌焉蓋自鄭公去而書院之廢垂四十年公一朝  
復之嗚呼偉矣博士弟子曰是不可以無記謹按  
書院之設始于宋范文正公公為諸生即以天下

為已任其後叅大政不久未竟厥施然所措置卒  
宏以遠即如在歸有書院其隨地收拾人才之意  
是何可一日廢也范公往而繼之來守者不能識  
其意亦浸以沒滅矣歷宋而元而明至萬曆間始  
克有鄭公再舉行之當時之人親被鄭公之澤至  
于今其遺老有能言鄭公時事者猶過書院仰首  
歛歎不忍輒去豈人情固習近而遺遠耶抑所以  
繼范公之遺緒於兵火喪亂之餘久而不墜者實

鄭公力也然則鄭公之遺緒又豈不待後之人哉  
夫天下法制代有更變惟學校絃誦之事建國者  
卒無以易也書院之設與學校相表裏王化之本  
而菁莪棫樸之盛所自出是誠不可一日廢乃自  
范文正公以來上下千百餘年而其間之創而建  
建而興者僅公繼鄭公而三然則政之舉廢存亡  
豈不視乎其人歟倘無以垂永久則何以告于後  
之人俾克守之公曰博士弟子言是其勒石為碑

而屬余為之記嗚呼余之望新遷顏魯公碑記宋

於守是邦者久矣其何敢辭舊有魯公碑蓋魯公所書八關齋會報德記也結  
構精妙創勒聳側爰考書契肇自皇初蒼頡而遷

鮮有篆隸逮夫會八體之情狀闢六藝之堂與王  
 羲之一人而已而際世不辰靈蹟多淹當蕭丞訪  
 落昭陵升遐方且弓劍陪玉匣之年風雨獲金壙  
 之日蓋大寶於茲秘矣獨斯碑者雲蒸霞蔚筆旣  
 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所謂坤輿之  
 神奇歷千載如一日歟以故雖間有殘闕而軼致  
 可尋海內自縉紳先生山林風雅之士見者未嘗  
 不歛歛稱歎購之惟恐不得也而兒童走卒或遊  
 卧嬉戲其下亦從而拱揖跪拜肅然如見其人焉  
 豈寒燐衰草荒祠斷碣顧足以移人性情耶抑魯  
 公神明所係魂魄時來徃其間有使之者而然也  
 夫魯公名在旂嘗精感日月誰不知之而一厄於  
 盧杞再陷於李希烈當時曾不以爲重使魯公不  
 以骨鯁處已方正忤人而徒矜矜於翰墨吾知其  
 必爲一時所慕不爲一時所嫉也然則魯公之書  
 豈非反以魯公之人掩哉而數千百年之後輒敬  
 重愛惜山河之佳麗奸雄之氣焰曾不若拳石之  
 孤騫立之而不忍廢之廢之而復欲修之又何以  
 說也八關齋去郡城南里許爲魯公碑舊立處毀  
 之者就新築也歲在崇禎戊寅春齋之址築爲堞

下臨濠水久之浸及碑郡人張翻遷之請余爲記  
 歲在崇禎己卯夏高八尺橫八稜稜尺許凡八百  
 八十六字闕七十四重修顏魯公碑亭碑記宋公

字卽魯公報德記也入相之四年而葬其親以歸既畢事矣拄杖而遊  
 南城焉徘徊遠眺漠然大墟見其嶽嶽焉若人之  
 立其際疆項而不仆者顧謂其從者曰是何爲者  
 耶是非魯公之故植者碑耶夫向之高薨朱題與  
 濠光雉影侵薄而蕩漾者也吾幼與諸生肄業而  
 遊者也今老矣物之變態固至此乎吾將爲亭以  
 覆之閱月告成而命域爲之記域請于公曰公之  
 爲是亭也以魯公之人耶抑以其書耶夫魯公之  
 見厄于當時而直伸其志其視卿相王侯與其國  
 封邸第曾不若脫履而何有于亭及其罵賊而死  
 從容就義視吾之頭顱身軀皆其所不愛也何愛  
 此蚪斗鳥跡之遺哉抑公今者

天子之相也苟有所舉將觀而效之公故能書如以  
 爲娛悅之具蘇軾嘗曰翰墨之清虛其異於聲色  
 財賄之惑溺也特一間耳域聞古人大臣之佐其  
 君以有爲莫不勤懇於遠大之務汲汲而構造之

而不遑於小技及其治定功成然後有所退託焉  
 以自適如謝安石之綠竹裴晉公之松雪亦其類  
 也今公意者以開創之業為已畢歟而或借魯公  
 以激發天下之忠義長養天下之人材乃崇是亭  
 也夫天下大矣倘無如魯公者之神靈以往來昭  
 回於荒文斷碣之間是又蘇子所云深山大澤龍  
 亡而虎逝吾且見狐狸之晝遊而鰥鱉之羣舞也  
 公之意其為是哉公曰子之言旨矣顧吾以為少  
 而遊焉老而不能忘也嗚呼然則公之

**景先生祠碑記**

粵稽金匱玉函之書莫不口實仲  
 景先生先生為涅陽人靈帝時舉

孝廉為長沙太守後以醫名世人有知其槩者至  
 詢先生宅里丘墓鮮克詳焉前此紀載者略其良  
 二千石而以方技列之後之學者雖珍其篇以起  
 沉疴遵其術以擅專門而無操琴而見文王之貌  
 講易而宿王弼之塚者又何怪滄田陸谷埋古蹟  
 于蔡雲莽礫也然今之追慕古人與古之曠靈今  
 人恒相求而問一相值俱有機緣分際焉如曹江  
 之祠因中郎而益彰蜀梵之刹逢潞公而始大雖

桑芸張仲

一時風流雅尚而與洞庭傳書汾陰出鼎何以異  
 也涅陽昔隸宛故先生故南陽人郡東高阜處父  
 老久傳為先生墓與故宅洪武初有指揮郭雲仆  
 其碑墓遂沒于耕牧越二百六十餘載為崇禎戊  
 辰初夏有蘭陽馮應鰲者為諸生時感寒疾幾殆  
 恍惚有神人黃衣金冠以手撫其體百節通活問  
 撫者為誰神曰我漢長沙太守南陽張仲景也活  
 子千古奇事我有千古憾事盍為我釋之南陽城  
 東四里許有祠祠後七十七步有墓歲久平蕪今  
 將鑿井其上封之惟子忽不見病良愈非夢也非  
 謔也是秋九月應鰲千里走南陽訪先生祠墓不  
 可得悵惘間謁三皇廟旁列古明醫內有衣冠鬚  
 眉與病中所見脗合者吹塵索壁間字果仲景像  
 也因步廟後求先生墓為祝縣丞鞠為蔬圃矣具  
 道此中有古賢墓丞怪之並述病中奇異丞益怪  
 之應鰲紀石廟中而去後數年兵寇交訂鰲不復  
 來園丁掘井圃中文餘得石碣題曰漢長沙太守  
 醫聖張仲景墓是郭弁雖仆而猶僅存者此也碣  
 下有石洞幽窈聞風雷震撼聲懼而封之癸酉南  
 陽諸生應省試與應鰲遇言之甚悉又數年癸巳

應鰲謂選得昆陽司訓昆陽亦隸宛入郡過先生  
墓雖封尚未能式廓兆域以酬夙志嗚呼先生拯  
馮廣文于危病之際而不能止畚鍤之鑿皆有機緣分際  
于石穴之中而不能止畚鍤之鑿皆有機緣分際  
焉并不鑿則碣不出碣不出則人信廣文祠中之  
石不如信園丁隧道之碑獨數百年晦厄于郭指  
揮而忽一旦感著于馮廣文象法住世亦有紀年  
龍沙顯迹亦關運會所稱千古憾事亦千古奇事  
洵不誣也宛府丞張君三異聞其事而奇之以長  
沙棠憩孔邇而又本支淵源仕于宛為地主表墓  
修祠職也捐資糾義建祠三楹于墓後門廡垣階  
悉備與城西諸葛廬相望遂為宛中弔古佳話則  
馮廣文其介紹而張府丞其後起子雲哉當漢桓  
靈時北寺擅權西園鬻爵有志者築坏而遁掃軌  
而棲咸惴惴顧厨俊及之禍先生小試長沙退而  
著書以垂後世蓋嘉惠斯民未見諸施行者寓于  
消沚迻和為萬世甦疲瘥而濟仁壽豈非有所託  
以成名而道固進于方技之外哉當時華佗服其  
論而王粲遜其哲固非建安諸才子可頡頏也先  
生處不可為之際以治世之譜寓之于醫理張丞

道大有為之時法壽世之心用之于治理千古知  
已又不止區區世系之同祠宇之築也祠成張君  
問記于余泚筆以紀顛末時余分藩宛汝云

### 江天清通許費邑侯墓道

碑記天地間偉人生不偶死不庸死大事也與兒  
姓訣其死也端而雄仁義而神明則通許邑侯費

公其人與公于先朝令通許甫四十日而流賊以  
萬衆猝薄城下公執矢登陴以捍凡數日無援至  
公度不支乃屬邑之父老食且盡吏去矣徒效睢  
陽以貽若屠無益也我生不能全若我死而若全  
矣苟若全而我何惜哉且若全我死猶生也父老  
留之不得皆泣數行下公從容刷笏端冕北拜辭  
先帝訖懷篆躍入井中死之日為崇禎十四年某  
月日也次日賊入城得公尸面如生衣冠不亂兀  
如也賊怖而義之塋以禮此時度公之靈必曰賊  
磔我則榮殯我則可哭矣公寧樂為賊塋者哉邑  
人士德公活許數萬男女為公編素匝月改塋公  
于鳳形岡至今春秋號涕享焉墓去城不數武魏  
然道左過此者皆將識為明許邑侯費公之墓余

承乏宛李以公謁過許馬脊與懷大戚戚于公乃  
 陳性草祝拜公墓下固以梓眷實由景慕也蜡畢  
 而許令公前而請曰公祠許名宦許人哭公詩章  
 載誌矣曷碑諸而碑則惟余作以余悉公狀也公  
 豫章之銘山人諱曾謀字畊道先朝廷試第一拜  
 相國諱宏謚文憲之從玄孫也家世傳臚者二成  
 進士者六孝廉七淵源古學聯鑣撫仕者則公之  
 父明經蔚庵公叔明經去非公也公以五經應崇  
 禎拔選文章奇古然非公之事業也公之事業其  
 在與許士大夫百姓為訣之日乎而又有謀余為  
 公圖歸墓者余應之曰與其高楓大槐子孫守之  
 泯泯無聞何如與許之百姓士大夫長黍血盤桓  
 于棲風寒月之下百姓快而公亦快併過此者得  
 拜稽為公快哉時  
 上之卽位十有五年戊戌秋九月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八

終





